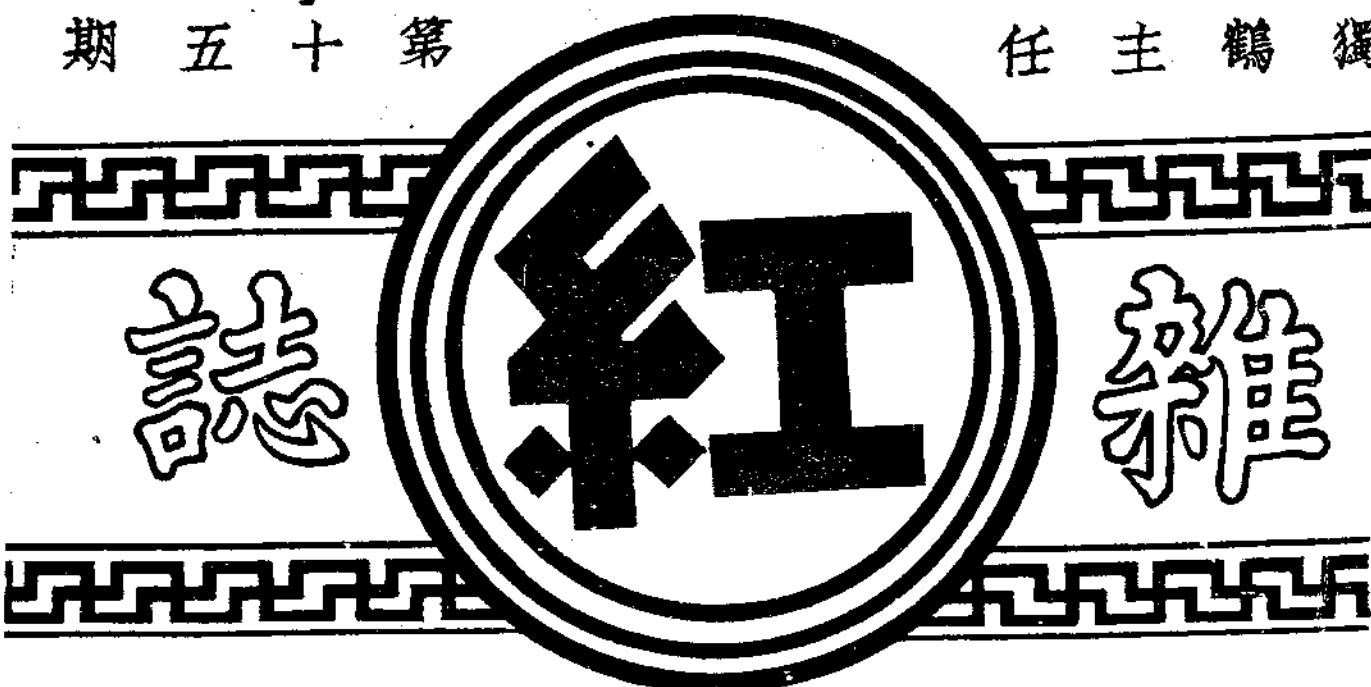


獨 鶴 主 任 任

第 五 十 期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  
上海  
書館城  
南京局

# 第十五期目次

## ■ 遊戲欄

- 紅之新酒令 ..... 盛蘭隱  
社會閒評 ..... 嚴獨鶴  
小說點將錄（續） ..... 大胆書生  
宦海寫真記 ..... 陳瀨一  
豈有此理之廣告五則 ..... 程曉廬  
大鼓書詞講義 ..... 馬二先生  
含犀霏玉軒筆記 ..... 陸律西  
綠牡丹與程豔秋 ..... 劍厂  
蟋蟀覺悟之宣言 ..... 許瘦蝶  
戲名五更調 ..... 朱思忠  
婢作夫人 ..... 程曉廬  
懸賞小說 ..... 嚴獨鶴

## ■ 短篇小說

- 好一個皮夾子 ..... 孫漱石  
一箇當兵的下場 ..... 張冥飛  
人道主義 ..... 胡寄塵  
龜奴之語 ..... 劉煜生  
臨死之前 ..... 沈念劬  
兒女英雄（續） ..... 陸澹盦  
橫塘曲 ..... 鄭逸梅

## ■ 長篇小說

- 新歇浦潮 ..... 海上說夢人

第十五回 爲偶貧仗義轉招尤  
想撇清求榮翻受辱

奇怪的失蹤。承蒙諸位先生紛紛投函猜測。很多別具巧思的作品。不過本期不及披露。  
改於下期發表。尚望投函的諸位先生原諒爲幸。

本雜誌因爲應北方讀者的要求。所以竭力搜集關於北方的各種稿件。本期特刊馬二  
先生所著『大鼓書詞講義』。我想北方讀者一定很歡喜看的。還有『孽海紅籌』一  
篇。是講北京政界的秘事。這一篇不但北方人歡喜看。就是南方人。也可借此知道北京  
大員狂嫖濫賭的情狀。一定也很歡迎的呢。

本期更有懸賞小說一種。是仿照外國雜誌辦法。由社員先做上半篇。請讀者續作下半  
篇。這倒是樁很有趣的事情。諸位大可續做半篇試試喲。

雜誌取材是很雜的。祇須文字上能夠成立爲一種作品。就有刊入雜誌的價值。記者已  
在前期編輯贅話裏說過了。諒必讀者諸君也以爲不差的。本雜誌刊過文字的種類已  
經不少。不過彈詞小說却沒有刊過。所以這一期特請程瞻廬先生撰『婢作夫人』一篇。  
請讀者換換眼光。下期刊有獨鶴先生做的戀愛之鏡一篇。情節離奇極了。諸位看過之  
後。便知分曉。鄙人恕不曉曉多說咧。

## 編輯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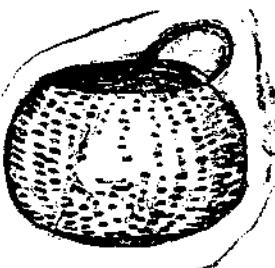
羣 濟

## 紅之新酒令

蘭隱

## 好一個皮夾子

孫漱石



南窗枯坐偶集古人詩七句次第

嵌一紅字錄投紅雜誌以供愛讀

諸君飲酒飛觴之用。

紅樹人家小閣西

小紅低唱我吹蕭

半江紅樹賣鱸魚

萬紫千紅總是春

一色杏花紅十里

故燒銀燭照紅妝

## 紅之新酒令

## 好一個皮夾子

一

有一天晚上九點多鐘來了一個女子年紀十八九歲頭上梳着一條油鬆大辮穿的是淡湖色外國紗衫淡湖色外國紗短褲紗衫裏襯着一件粉紅的小馬甲那顏色與身上的肌肉旁邊所以偶然一望竟似沒有穿裏衣一般而且衣口乃是時式的方領不但香頸

社會閒評

指點雲間數點紅

社會閒評

獨鶴

減價的作用。近來上海的市場簡直可以稱之爲減價市場。三馬路一帶綢緞店裏的減價傳單和雪片似的一在街頭亂飛。其餘如洋貨店、鐘錶店、眼鏡店也沒有一家不掛着減價的旗子。登着減價的廣告再講到那兩家大雜貨公司。從前每年兩次大減價。是有一定時間的。如今却也減

好一個皮夾子

二

到了十二點鐘將近。戲票已經收過。又來了一個少年。身上穿的是元色華絲紗長衫。頭上沒有紳帽。一頭烏黑的頭髮像是用生髮膠膠過的。故此又亮又光。足上寶藍絲襪。淡黃色細席草涼鞋。手裏頭拿着一根洋傘柄一般的手杖。一甩一甩的跑上樓來。招待員問他可會買票。他說在樓下看戲票子已經收去。上來找一個人。招待員明知他是揩油來的。（滬俗市井隱語。不出錢者謂之揩油。）祇因時候已差不多了。鬆鬆手不頂真。他到那裏去。

之不已了。像最近這一次的減價和前次減價期滿的時候計算起來，中間相隔不過兩星期。然這種情形大概有非減價不能吸引顧客的趨勢。這可就狠不好了。因為減價的效力是可暫而不可常的。譬如一個人服興奮劑，一般偶服，自然可以提神，却斷不能特此爲養命之具。所以無論何種商店，如果營業不振，專靠減價來招徠生意，斷非久計。那麼換一句話說，我們眼看着這東也減價，西也減價，表面上雖然電燈朗耀，軍樂悠揚，依舊吸着那少年便唧唧噥噥的講起話來。不知說些什麼，旁人並

那少年從最後一排包廂瞧起，一間一間的瞧了一下，腳跟俱沒站定，及至跑到月樓裏邊看見了那個湖色紗衫女子，便如蒼蠅見血，再也跑不開了。恰巧那女子的身旁初時坐着兩個看客，此刻因天熱去了，空着兩個座兒。少年便跑進去，公然坐下，暗地向女子看了幾眼。看那女子也微微的瞟了一眼，依稀打了一個無線電報。

那少年坐了兩三分鐘，見女子口中吸着香煙，自己手內也有半根，香煙擎着沒有吸完，因便借此爲題，向那女子乞火。女子微微笑了，一笑，將煙遞給他。其實少年煙上的火並沒有息，不過好久不去。呼！他燒了許多煙灰，好像熄了似的，遂故意把煙灰彈去一些。將女子的香煙搭上，連連呼了幾口，隨手將原煙交還女子，却在煙支上，看了一看，說你吸的是茄立克，這烟香味很好。女子點了點頭，接來，說我。

揚像。是。十分。熱鬧。其實。却。就是。市面。沒。聽見。女子。雖然。也。低低的。回答。了。幾句。話。却。仍。待。睬。不。睬。祇。顧。看。衰落。的。特徵。狠可。爲。商業。前途。抱。悲。觀。的。況且。上海。商店。的。減價。免。不。了。還。帶。些。欺詐。性質。對。人。說。起。來。雖。然。七。折。八。扣。十。分。便。宜。其。實。暗。地。裏。將。碼。價。抬。高。了。還。是一。樣。這。個。弊。病。我。不。敢。說。家。家。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數。總。不。能。免。試。看。某。公。司。的。減。價。廣。告。上。說。本。公。司。係。『真。實。減。價。』既。然。要。聲。明。真。實。減。價。足。見。自。有。一。種。不。真。實。的。減。價。因。此。這。減。價。二。字。如。今。也。祇。好。轟。動。些。外。路。客。人。要。是。老。

沒。聽見。女子。雖然。也。低低的。回答。了。幾句。話。却。仍。待。睬。不。睬。祇。顧。看。戲。後。來。那。少。年。在。衣。袋。內。取。出。一。樣。東。西。約。有。三。寸。來。闊。四。寸。多。長。乃。是。一。個。黑。色。皮。夾。放。在。女。子。面。前。皮。夾。內。袋。得。十。分。飽。滿。女。子。瞧。了一。眼。又。低。聲。問。了。幾。句。說。話。少。年。眉。花。眼。笑。答。了。他。一。大。篇。女。子。要。去。取。那。皮。夾。被。少。年。一。手。歛。住。不。許。他。取。及。至。十。二。點。三。刻。鐘。戲。場。將。要。散。了。女。子。立。起。身。來。乘。着。少。年。沒。有。留。心。竟。把。皮。夾。取。在。手。中。要。想。揭。他。開。來。少。年。急。得。面。紅。過。耳。夾。手。想。搶。他。回。來。女。子。怎。肯。容。他。少。年。央。求。着。道。拿。使。你。拿。了。去。但。千。萬。不。可。在。此。開。看。俗。語。說。財。不。露。白。這。却。不。是。頑。的。女。子。聽。了。此。話。不。理。會。他。隨。手。把。皮。夾。揭。開。一。看。原。來。是。一。包。八。零。八。香。烟。一。匣。紅。頭。小。自。來。火。三。四。張。空。白。的。一。枝。香。番。菜。館。請。客。票。連。小。洋。也。一角。沒。有。不。禁。格。支。支。的。笑。個。不。住。這。時。候。少。年。老。羞。成。怒。大。呼。有。人。搶。我。

上海似乎還有些將信將疑哩。

呢裁的銷路 呢裁哩嘵的價格驟然低落了。價格既跌。銷路大旺。試看近來上海地方。無論男女穿呢裁哩嘵的。簡直一天多似一天。因為呢裁哩嘵較諸綢緞價格既廉。質料又來得耐久。普通人那一個不在金錢上打算盤。爲了節省經濟也就顧不得提倡國貨了。所以照這樣的趨勢將來呢裁哩嘵一定要奪綢緞之席。我狠希望綢緞業中人速速想一個自衛的法子。總要減輕成本。(減輕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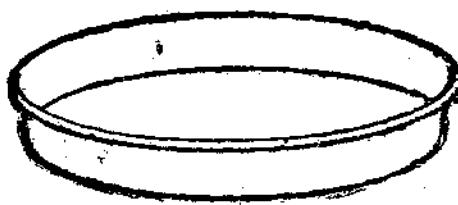
皮夾招待員及茶房人等。大家多來查問。

那女子始高聲當衆言道好一個皮夾子裏頭裝着這些的撈什子。誰要拿你可笑你一些本領沒有也想做拆白黨說皮夾內多是鈔票。騙我來上你的鉤我想鈔票裝得那有這樣的方楞出角早已疑心着你。況且你吸着半橛兒起碼香煙。炭屑般的煙灰散了一地。難道我沒有眼睛。身邊既然有許多鈔票的人天然不見得吸這種煙了。我並不是個呆子。怎麼這點子猜測不來。因你吹牛吹得太過。故此特地和你頑耍一下。儆戒你的下次你要這一個皮夾子拿去也好一席話說得少年置身無地。皮夾子也不想要了。往人叢裏頭一擠。一溜煙飛奔下樓而去。當時知道此事的人沒一個不哈哈大笑。說偷雞不着蝕把米。小拆白當場出醜。後來那一個皮夾子女子不要送給茶房。茶房也不要拿交與樓下。

本並非偷工減料，應當另想出一種經濟的方法來，壓低賣價，纔可以立足到洋貨爭競之場哩。

夥友的面孔 上海商店夥友十有八九是一副難看的面孔。這種難看的面孔做了顧客祇好領教。照我的意思，夥友面孔難看些，若對於顧客能一律待遇，還可以忍耐，最可恨的是對於本國人十分傲慢，對於外人却又格外恭順。我有一天到某公司去買東西，走過洋酒部面前，看他那裏陳列着許多三星牌白蘭地，却沒

一個巡捕。巡捕聽說是拆白黨的東西，立刻要去捉這少年，送到捕房內去。明天聽公堂辦他，可惜戲場已散，這少年不知到那裏去了。漱石曰：拆白黨狡詐百出，女子最易受惑。若此類之小拆白，操術未精，故反爲女子所侮，鬧成笑柄。然女子必爲綺牌一流人，乃能玩弄此小拆白，視如無物。則此篇如編入章回小說，名之曰綺牌戲，弄小拆白亦宜。



## 一箇當兵的下場

張冥飛

有標明價錢。我便問那櫃夥。賣多少錢一瓶。連問幾聲。他對我仰面看着。理也不理。我暗想此人莫非是個聾子。或是啞子。便快快的走開。纔一移步。却見那聾而且啞的櫃夥。忽然眉花眼笑的開起口來了。操着洋涇浜專修科畢業的外國語調。大呼密西。我迴頭一看。原來有一個外國女人。正從那邊走來。他所以大開笑口。表示歡迎哩。我想照這樣的櫃夥。多用上幾個。那麼某公司招貼上那『歡迎來賓』四字。莫如改爲歡迎外賓。

山東禹城縣津浦鐵路軌道旁邊。有一箇小小的鄉村。十來家窮家小戶住在那裏。這些人家。平日全靠種幾畝地的高粱過活。村尾有一家老寡婦和一箇媳婦住着。因爲他兒子投軍去了。高粱地便租給鄰家去種。每年也得着五七石高粱麵子。又喂養十來隻母雞。收下蛋來。逢到趕集的日期。便拿去賣了。換點鹽小菜回家過口。有時他兒子寄了點餉銀回來。老寡婦便買些布和媳婦做幾雙鞋子。賣幾文錢。他兒子出門。約莫四年光景。卻是已經兩年不曾寄過錢了。最後來了封信。只說是一晌不會關餉。何時關了餉。便寄錢回來。他婆媳倆過慣了窮苦日子。倒也勉強的支撑着過去。誰知從此以後。看看又是一年光景。不曾有一箇字寫回來。老寡婦也託人寫了七八封信去。一徑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來。老寡婦嗟貧嘆老。又想望兒子。不知吉凶如何。一天天着急起來。任是鐵石人也熬不住。便病

罷。

小說點將錄（續）

小尉遲孫新 孫劍秋

大膽書生

力盡筋疲。好像中等人家買人參鹿茸一樣。

贊曰。劍光騰秋氣。高當年。善戰。著。助。勞。將。軍。不。老。解。甲。歸。田。亦。足。豪。（劍秋昔年著小說甚多。亦文壇健將也。今則歸隱衡門。久已棄

的小說不爲急流勇退。實行解甲。今之武人。視之當有愧色。）

有一天。正是十月裏天氣。北方此時已經狠冷。禹城又近黃河。凍風吹來。更是淒厲。他門住的房子。本是榦檣（即高粱梗子）。編成上面塗些爛泥的。多年不修。又不久經了一場大雪。被那專找窮人晦氣的風。吹得箇東歪西倒。那媳婦恐怕房子果真坍下來壓壞婆婆。趁着白天裏有太陽。便扶着婆婆睡在門外避風的所在。叫他加穿一件黃棉襖。自己在屋子裏修修補補的。鬧了許多天。這才修補完了。

小遮攔穆宏。趙茗狂。

贊曰。游戲三昧意興欲狂遮攔不住馳騁文場。（茗狂主任游戲世界，狂放好飲酒，醉耳熱，意興勃然。）

石將軍石勇。劉豁公。

贊曰。巍然屹立孔武有力是石將軍勇猛無匹。（豁公曾隸軍籍，其人亦赳赳有雄武氣，誠一勇將軍也。）

菜園子張青。張枕緣。  
贊曰。菜根香菜葉綠大好園林。

關起門來生上火煮了一碗稀麵湯。覺得屋子裏暖烘烘地。心想還是扶婆婆到家裏躺着。比外面到底好些。走出門看時。只見他婆婆

正和一箇五十來歲的搖虎擰走方郎中在那裏說話。

原來老寡婦正曬着太陽。忽然間心裏一陣難過。不由得呻吟起來。那一箇走方郎中剛剛經過。見了可憐。便去討了一杯水。掏出藥來

給他吞下去。老寡婦覺得好些。正沒口的稱謝呢。見媳婦走來。便叫媳婦拜謝走方郎中。走方郎中連忙道。不消不消。只是這位老太太病的上緊了。不是這點點藥可以治好的。我再給你留下些藥。不過這位老太太好像還有心病。自古道。心病還需心藥醫哩。老寡婦聽了道。先生真是神仙。誰說我不是心病呢。待我告訴先生罷。走方郎中止住他道。你快不要多說話。這風地下久耽擱了。很不相宜的。這位大嫂快扶着這位老太太進屋子裏去罷。老寡婦掙扎起來。顫巍

自得其樂。活潑。潑地風頭十足。

宦海寫真記

續一

(五) 楊善德之死

楊善德曩官浙江陸軍協統。與蕭星垣袁思永輩爭競統制。不得。憤而辭官。入民國。初無所成就。癸丑亂作。驟膺第四師師長。奮勇赴戰。以功授將軍。護軍淞滬。已而擢浙督。碌碌無表見。畏妻如虎。一言一行。惟妻命是聽。媳婦也賢惠。幫我做活。很得力的。我兒子有一種脾氣不好。就是成莫敢梗之也。善德在浙。積資甚富。營

巍的道。先生你不嫌我屋子裏髒。請你來坐坐。我告訴你啊。走方郎中知道他心裏憂鬱的厲害。不如等他說出來。於病體是有益些。便跟到屋子裏。找一張破凳子坐着。見老寡婦睡好了。便道。老太太。你把心裏的話多說出來罷。我能夠替你們打主意的地方。一定幫你的忙。老寡婦道。難得遇見先生這樣的好人。可惜我又窮又老。不能報答你。媳婦你要記着。將來你當家的回來。不要忘記了先生的好處啊。走方郎中道。老太太別是這樣說。古話說得好。與人方便。就是自己的方便。算不了甚麼一回事的。老寡婦道。先生。我娘家姓任。婆家姓王。我當家的早死了。只有一個兒子。名叫王得勝。那時才三歲。哪。我守着這幾畝地。好不容易把兒子撫養大了。又替他成了家。我這媳婦也賢惠。幫我做活。很得力的。我兒子有一種脾氣不好。就是成天的想發大財。我每每的教訓他。說。發大財是要有發大財的命的。

華廈於西子湖畔。曰槐蔭書屋。工竣。  
善德微服輕車入新居。夫人先期至  
滬。是日午車返。聞報逕趨湖莊。甫見  
面。而音聲震耳。善德不能堪。一怒而  
歸。署夫人追蹤。至勃谿益厲。善德長  
嘆曰。如是夫婦之道苦矣。夫婦之情  
絕矣。言已就寐。達旦猶未興。家人異  
甚。揭帳視之。已中風。不能語矣。亟以  
電話召中西名醫入診。無效。夫人曰。  
飲藥無功。孰若飲仙方。僉不可。夫人  
冷笑曰。帥吾所天也。吾忍死之耶。且  
言。且以仙方進。仙方者。香灰耳。遂不

起先是其子某某欲筦菸酒稅。跪求於母曰。兒不爲菸酒總辦者。兒且出家矣。夫人愛之。白於善德。善德徵哂曰。此子乳臭未乾。烏能勝茲重任。昔人內舉不避親。惟其賢也。吾兒果何如。休矣。母多言。夫人盛怒而出。卽刻

驅車如灑。翌朝。善德體不適。逾數日依然去湖上之時。猶未愈也。

睇齋主曰。楊善德之死。夫人死之也。善德死甫暮年。而夫人亦死。或曰。倘善德不死。夫人又何致畢命。其言非無見地。蓋善德在位。夫人恃勢放

那裏。肯聽到底偷跑了一年多。才從湖北武昌府寄了十塊錢來。說是當了兵了。並且升了甚麼正目。差不了甚麼就要做官呢。可是我家。夫人愛之。白於善德。善德徵哂。提心吊胆了一年多。得了他十塊錢。我實在有些不願意。寫信去叫他回來。他也不理會。以後三塊五塊的寄錢來。大約也寄了五六回。總共得了他三十一塊錢。大前年他有信回來。可是沒寄錢。只說餉銀是上司欠着。沒有發。我想他當這種拿不着錢的兵幹甚麼。還是回來的好。又寫了幾封信去。他倒好。老實一個字也不寫回來了。害得我胡思亂想的。將近三年。也不知道我那兒子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還有人沒有。我這病就是這樣起的。走方郎中道。你最近的一封信。是甚麼時候寄去的。老寡婦道。我病了將近大半年了。我記得我起病半個月。才央了一位測字先生寫的信。走方郎中道。那嗎。你寄的信。已經有五個多月了。有退回來給你沒有呢。老寡婦道。那是

薄不羈。羣雌日充塞其門。追隨恐後。目睹耳食。幾無一而非快意之事。迨善德死。衆皆不齒其人。於是夫人亦憤鬱就死。世之慕虛榮忘羞恥者可以鑑矣。

#### (六) 某中將笑史

某中將。佚其姓氏。十餘年前之混混也。其在鄉里。日與惡徒遊。聚衆啜茗於茶肆。高談闊論。目空一世。肆役應

役。惟謹。視其黨亦恭順。久之。某忽指  
大怒。將送之官。役力辯其無謂。此  
過了些時。是第二年的四月間了。走方郎中又打從這鄉村上經過。

沒有的。我這鄉村裏有一個雜貨店。代辦郵政。村裏的人。他全認識。若是有信來。或退回來。不會不來通知我們的。走方郎中道。照這樣講來。你兒子是接着你的信的。不過他沒有寫回信。你疑心你兒子沒有人了。是大錯的。如果你兒子不在武昌。那信一定打回頭。這是郵政局的規矩如此。決不得錯。因此看來。你兒子還是狠平安的在

武昌哪。不過他爲甚麼不寄家信。這是出門的人。在外面光景不好。沒臉寫信回來。也許有的。我而今替你寫封信去。說你病久了。想他回來伏伺。你道好麼。老寡婦道。好可是好。但是我更對不起先生了。走方郎中道。這是便當得很的。當下媳婦出去買了紙和信封。借了筆墨回來。走方郎中替他寫了一信。又留下許多藥。老寡婦和媳婦

千恩萬謝的看着他走了。

件乃先生屬爲暫藏者。且代保存衣物已積有歲時。計之不下數百次。從無貽誤。胡今次有私剪羊皮袍統一段之事。天日在上。可質此心。拘吾入官。吾決不懼。但撫衷無愧怍。見官自有話說。互辯歷半日。莫能解決。旋有魯仲連者出而和解。令役賠償損失銀四圓。役堅執不允。勸慰再三。始首肯。某猶悻悻若不足者。實則某連日賭負。莫展一籌。乃將平日所穿舊羊皮袍剪去其下半截。剪已易一衣。而以所剪者裹而與役曰。吾洗浴去。皮

留心那老寡婦的屋子。時早已坍塌了一大半。只見一個三十來歲乞丐般的男子。在那裏坐着。伸着半段胳膊。看人走過。便高聲的要飯。不由得遲疑了一會。便到那家雜貨店去打探一番。才知道那半段胳膊的男子。就是王得勝。他母親才死了不久。他媳婦爲了辦喪事。賣了。原來王得勝出去之後。聽說湖北王老師最歡喜同鄉人。便去投軍。在湖北省城裏吃了兩年多太平糧。人頭也混熟了不少。漸漸的就在外邊游蕩起來。好在他是督軍大人的子弟兵。誰也不敢惹他。他們一出來。威武得狠。可是三朋四友的在外面瞎鬧。用起錢來。那會有足夠的時候。因爲欠餉是極普通的事實。所以他對家裏寫信。只說是沒關着餉。要知道家裏打飢荒。自己在外邊。還可以說眼不見。心不煩。只是三朋四友的用慣了。這個飢荒才不容易挨。呢。兄弟們閒着沒事。不免議論起同鄉老師來說。他十年前不過是

衣一襲爲我暫守之。須臾來取。役習以爲常。接而置諸籃側。不虞其設詭計。以誣財也。

睇齋主曰。今某中將腰纏累累矣。余嘗遇之。聆其議論。簡直兼軍事家。政治家。法律家。體育家。科學家。理財家。教育家。實業家爲一人。而所言羅門主義。莫不令人噴飯。蓋某嘗曰。羅門者。美國政治家也。羅門主義者。美國對外之唯一政策也。狀認如此。余亦噴飯矣。

一個兄弟們呢。而今他發了三四千萬銀子的大財。誰說不是咱們替他拚命抬他上去的。而今總得貼補貼補咱們才對啊。這種議論發明了。宣傳便很快。老帥也聽得風聲。知道子弟兵大靠不住。預備另外招一班人來換他們。不知如何。被子弟兵知道了消息。大家商議對付的法子。只有一個字。搶罷。便老實不客氣的搶將起來。可憐的武昌城。自從張獻忠屠過之後。雖然經過川楚教匪。和長毛官兵。的大鬧。只有這一次。可以追步張獻忠的成績。當下大家搶飽了。四散的逃跑。王得勝也是一分子。跟着衆人跑到武勝關。就被別的兵門。攔住了。乾乾淨淨把他所搶的東西。所得是實的拿了去。還斫斷他的腿。押回武昌。下在牢裏。同伴的有許多綁出去鎗斃了。也有許多釋放了。仍舊當兵。王得勝已經成了箇殘疾。沒了再當兵的資格。也就不再要他的命。一關也就關了八九個月。這一天忽然把他

豈有此理之廣告

五則

放了一路討飯回來。他母親正病上了緊。一見他這個樣兒。又氣又急又傷心。頓時死了。王得勝沒法。只得把老婆賣了十多塊錢。料理後事。這一家人家。就因為當兵當的家破人亡了。

曉廬

(一) 飯桶聲明

世俗罵人之吃飯不做事者。輒曰飯桶飯桶。實則絕大謬誤。可謂擬不於倫。倘不登報。聲殊與吾輩飯桶名譽。有關第一誤點。謂飯桶爲但會吃饭。夫但會吃饭者。人固有之。而饭桶。則不然。饭桶盛饭。係一種純粹義務。性質不存私毫權利。之見。盛得滿滿。在兵的頭上。欠不了帶兵的錢。若是兵變了。奸搶燒殺。是百姓吃虧。

而來。吃得空空而去。盛飯者桶也。吃飯者人也。其中所有完全裝入人腹而飯桶何嘗侵吞粒米半粟。此但會吃飯之說可以不攻自破也。第二誤點謂飯桶爲不會做事。夫不會做事者人固有之。而飯桶則不然。世人吃饭之時有吾輩爲之輸運。飯食每逢盛飯添飯不必親至廚下。節省脚步便利孰甚。而况商店之中盛行包飯。一日三餐均由包飯作送來。倘無飯桶爲之效勞。將無熟飯可吃。然則吾輩飯桶實爲日用之必需品。每飯不能

事後辦起來。仍舊是當兵的當災。帶兵的從來是一點罪名沒有的。世界上這種巧宗兒我也願意幹。不過我夠不上去幹罷了。我最不懂的爲甚麼有人願意去當兵。即如王得勝。若是苦苦的在鄉下過日子。無論怎樣落不到討吃要飯。他因爲看見當兵的所以升官發財。他就想不到當兵的挨槍砲變殘疾。連一家人都沒有結果。這是何苦來呢。說着北京天津的報紙到了。打開一看。頭一樁新聞。就是直奉軍在長辛店開了仗了。走方郎中指着說道。這一回又不知斷送多少當兵的性命。無非是替帶兵官造成一個升官發財的機會。可憐猪一般蠢的兵啊。

忘常置左右勞苦功高一時無兩此不會做事之說可以不攻自破也總而言之飯桶之人格高出於世之吃飯不做事者萬倍世人併爲一談同類並譏飯桶絕對不能承認經此次嚴重聲明之後倘仍以飯桶二字爲

罵人之代名詞是有意破壞飯桶名譽飯桶當委託飯碗大律師依法起訴莫謂言之不預也受冤飯桶冤桶等謹白

(二) 緒言



人道主義

胡寄塵

我有一天從一條偏僻的街子門口走過聽見裏面有一個婦人的

哭聲一面哭著還一面申訴著

他第一句說道咳我的兒呵

第二句說道咳我的肉呵

第三句說道咳人道主義呵……

(二) 明板康熙字典出現康熙與爲人人必備之書家置一

當時我聽了他第一第二兩句話知道是他的兒子死了聽了他第三句話知道他的兒子是爲著人道主義而死的因此便打動了我

編其價值。無待細說。惟輾轉翻印。以訛傳訛。亥豕魯魚。在所不免。本局不惜重價。覓得漢高祖永樂三年武英殿初印原本付諸石印。與原本不爽。

毫髮此書確係明板經鄭康成許叔重諸先生校訂又有韓退之先生序。言蘇子瞻先生跋語四美既具實爲藝林中之唯一至寶。購者從速勿負此千載一時之大好機會。書印三百部。每部實洋五十元。不折不扣。牛皮路烏有書局告白。

### (三) 聲明驅逐逆父

豈有此理之廣告

的好奇之心。不知不覺的要走進去問問他是甚麼事。

只見那婦人哭喪著臉。起初還不肯向我說。後來我再三詢問。他才說出來。看官諸君。以下三節便是那婦人自述的話了。

### (二) 蒙館先生的人道主義

先生。你要知道我只有一個兒子。今年剛才十一歲。他的父親在六年前已死了。我怎樣寶貝般愛惜他呵。今年新年裏送他往一個蒙館裏去讀書。不到三天。被先生打了界方回來。哭得甚麼似的。連夜飯也沒有吃。問他爲甚麼事。挨打。他說。因爲背三字經。背不出所

以挨打。當時睡了一夜。一到明天。他的頭便腫了起來。頭頂上更有許多青的紅的傷痕。這不消說。便是昨天打的界方了。那一天。我的兒子便不能上學。我也心痛兒子。自己往學堂裏問問先生。怪他打。

學生不該這樣惡打。却不料先生反說我女人家不懂事。姑息兒子。

### 人道主義

一九

## 豈有此理之廣告

## 人道主義

## 二〇

不肖父賈伯道素性野蠻不修父職。余曾屢施子訓不憚五令三申詰伯道聽之藐藐未改故態近日妄意揮霍不肯作兒孫之馬牛似此大逆不道實屬難以姑容祇得嚴重聲明永遠斷乎父關係一經驅逐決不收留該

他還說道現在不挨打將來便不成人到那時候他真有苦吃哩我現在愈是打得惡愈是愛惜他我們做先生的是講人道主義的不忍見他將來吃苦所以現在重重的管他一下你們女人家知道甚麼呢當時我被豪館先生搶白了一頓落得一場沒趣回到家裏來看看兒子的傷勢越發重了痛得利害叫不住口

## (三) 醫生的人道主義

逆父在外不論發生何種行為或有向親友借貸情事一概與余不涉謹掬黑心特此布告 賈混化啓

## (四) 淫女辨誣

昨閱報載有『辛貞女非想與魏博士文化結婚』云云不勝詫異之至

當時我便想請個醫生替他看看却不知請中醫好還是請西醫好後來問問鄰舍他們都說請醫生上門無論中醫西醫都是很不合算的不如送往醫院裏去到還便宜便託一位鄰舍介紹送到一家醫院裏醫生看看說道這是打傷了腦子怕不會好了我道便沒有救麼總請你替我想想法子萬一醫得好也說不定總請你做點好事罷醫生道醫只管醫好不好我不能包我道這個自然那醫生便

竊思。非。想。素。持。『淫。而。不。貞。』主。義。  
風。聲。所。播。衆。論。翕。然。貴。報。不。察。遽。加。  
非。想。以。貞。女。之。名。不。啻。辱。及。非。想。之。  
人。格。夫。貞。女。之。貞。字。野。蠻。字。典。中。所。  
有。時。髦。字。典。中。所。無。自。經。新。文。化。家。  
根。本。推。翻。於。是。野。蠻。時。代。之。貞。字。久。  
已。完。全。淘。汰。無。存。在。之。餘。地。非。想。與。  
貴。報。何。嫌。何。怨。而。乃。妄。相。菲。薄。誣。非。  
想。以。貞。女。之。名。此。而。可。誣。孰。不。可。誣。  
非。想。爲。名。譽。計。爲。人。格。計。自。不。得。不。  
向。貴。報。作。嚴。重。之。聲。明。也。須。知。百。善。  
淫。爲。先。非。想。祇。知。有。淫。不。知。有。貞。十。

替。他。敷。了。藥。又。給。了。一。瓶。藥。水。叫。我。帶。回。來。給。他。吃。回。家。吃了。藥。水。  
果然。止。了。痛。睡。也。睡。得。着。却。不。料。一。覺。睡。到。明。天。連。喚。也。喚。不。醒。  
咳。死。了。我。便。向。醫。生。去。說。話。說。道。我。的。兒。子。便。要。死。也。不。至。死。得。這。  
樣。快。說。不。定。還。可。不。死。如。今。分。明。是。被。你。醫。死。了。那。醫。生。道。這。個。道。  
理。你。不。知。道。你。的。兒。子。被。人。打。壞。了。腦。筋。腦。爲。一。身。之。主。腦。筋。一。傷。  
決。不。會。好。不。過。多。在。世。上。挨。幾。天。多。吃。幾。天。苦。罷。同。是。一。死。與。其。  
多。吃。幾。天。苦。而。後。死。何。如。快。點。死。了。的。好。我。們。醫。生。是。講。人。道。主。義。  
的。不。忍。見。他。活。在。世。上。受。苦。所。以。叫。他。早。點。了。到。還。安。樂。些。咳。這。  
位。醫。生。又。拿。『人。道。主。義。』四。字。來。把。我。壓。住。我。還。有。甚。麼。話。可。說。

#### (四) 一個問題

## 豈有此理之廣告

年守淫差堪自信貞女二字非想絕對不能承認爲此修書辨誣乞貴主筆登入來函欄中以代更正 淫女

辛未想啓事

### (五) 烏四靈堂訃告

清封一等元緒公前任元武將軍綰衣大夫 大總統賜予義全八卦字樣給予十三塊寶光章烏公諱桂痛於夏歷某月某日壽終泥塗街本宅擇於某月某日假臧氏山節草堂特開追悼大會凡屬金甲同僚綠毛舊侶屆時早降會場同申哀悼恐未

## 人道主義

### 二二

了到底這件事可算是人道主義還不算是人道主義我們女人家實在不知道先生既然來問到我想先生應該比我們見識高便請你說說看是不是人道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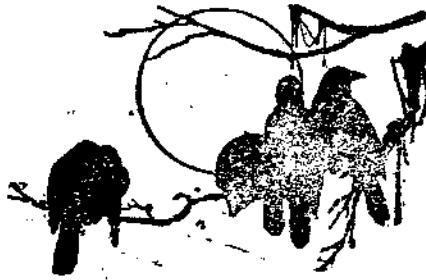
### (五) 逃走

記者當時聽了那婦人的話實在不能回答半句自己暗想說他們是人道主義麼他們分明將一個人活活的害死了說他們不是人道主義麼他們自己說的理由又很充足這個問題我實在不能回答只得對那婦人說道你這句話我實在不能回答可惜羅素杜威目前都不在中國不然我可代你去請教他們婦人道「羅素」隔壁做裁縫的「羅司務」麼「杜威」衡子外測字先生「大肚皮」麼記者一聞這言更沒有下文可說除却一縷烟逃走沒有第二個法子

遇。知。特。此。計。告。烏。四。靈。堂。帳。房。謹。  
啓。

## 大鼓書詞講義

馬二先生



## 龜奴之語

劉煜生

北技大鼓書是我近四五年來所最喜研究的一種藝術，以爲是最合於通俗教育的一種唱曲，其長處有四端。

一、能於最經濟的時間內把一段故事演唱出來。

小王與阿五都是堂子裏的男班子（滬上稱男相邦），終日昏昏糊糊的，只知道賺到角子掉洋錢，客來喊老爺，什麼天高地厚薪桂米珠，他們也沒有問過起先何嘗如此？實在是那奢糜的環境薰染着，就能改變他們數年前鄉下人的天性了。却不知道有一天半夜裏，那一班沉緬章台的人聽見了，真要愧死哩。

## 大鼓書詞講義

龜奴之語

二三

二、能於語言中把一件故事中的人物神情口吻描敍出來。三、文言夾用。任何人都能領會。四、雖有聲調韻脚而不背於語言的自然。

不但如此而已。大鼓書的詞句在中國舊文學上也很有研究的價值。遠勝於皮黃劇的曲本。如今把『烏龍院』曲本作一個例分晰解釋於下。或者也可備研究通俗文學的一種參攷。

「大宋朝道君天子駕坐在汴梁。那

小王未曾開口。先望著阿五嘆嘆一笑。隨道。老五。你看今天傅大少真是好笑。巴巴的把整百洋錢送得來。仍然還是門外漢嘴裏還說是蘭姑娘。（滬上稱先生）待他好癡迷迷的笑著走了。我是旁觀者。清蘭姑娘有什麼好。大大的兩隻眼睛粗粗的一雙手真不及傳言的自然。

少奶奶長得好。不知道傅大少是什麼地方看中了。我想蘭姑娘十四歲買來的時候。一嘴清江話說起來討厭。不過一頭的黃頭髮就同稻草一樣。又粗又黑的臉。真是我們江南女叫化子還要比他好一點。如其那個時光被傅大少看見了。恐其正眼也不望。一望罷如今蘭姑娘是裝出一個人來了。也會搭架子吸香烟。小長城不吸要吸加力克。看起來都是這些混蛋的大少硬生生捧出來的……阿五不等他說完。搶著道。你還沒有看見那個王老爺的混蛋哩。一下午我送茶壺進房去。王老爺正在房間裏。我一眼瞧見蘭姑娘。

時節狼烟滾滾民不得安康。南反了方臘北天胡鉤多麼狂妄。淮西省反了公子王慶東有水泊梁山岡。

這是開首四句。第一句是說明時代。第二句是總括當時大勢。第三句說四方盜賊蠭起。第四句便到了本題。是何等簡括有勁。

『太尉洪信拜求龍虎山張天師。他又把那些羣魔放走。地煞天罡各佔在一方。表不着梁山後來的一百單八將折回來表一表晁天王。』這四句直抵得水滸傳的楔子全回。

擋住王老爺的耳朵罰他跪在地下嘴裏說你下次還敢叫那個歪貨嗎。王老爺伏在地下連說不敢不敢。蘭姑娘仍然不依要罰他一套鐵機紗的衫褲來贖罪。王老爺就滿口應承了。第二天我去王老爺家中拿衣料到了門口看見大門關著我心裏納罕得狠好好的王公館怎樣清天白日關上門做什麼事且不忙敲門先聽聽裏邊的動靜那知竟被我聽見一庄新聞原來王老爺當這個差事每月進項有限。他家裏除王太太以外還有個年將古稀的老父逐日開門七件事如不胡混正可以將就下去。但是王老爺是個風月場中人。太太本來又不管他。自然自在逍遙。惟獨家用就感暮拮。據起來頭一天晚上又奉了這個差事。當日可就煞費他的躊躇。大約是想借王太太的贈嫁首飾去當洋錢。王太太明知就裏就執意不肯。夫妻們自然是起了冲突。偏偏遇著不解事的老頭子。還問兒子要錢。

而末一句又直射到晁天王真所謂單刀直入從無半點拖沓絕無一句閑文。

「這一天晁蓋坐在前廳上對衆有語說端詳。他說當年黃泥岡咱們弟兄也路遇過生辰綱多虧了救命的押司公明宋江若不是宋三爺送來一個信難免你我禍一場。常言道受他人點水之恩答報時當似湧泉一個樣何不請三爺上山來爲王。」

這一段是用追敍的方法從晁蓋口中補出黃泥岡之事以明宋江與梁

做藍布大掛王老爺正無處排氣就勃然大怒狠狠的向他父親罵道老不死一天三餐吃著還要做東做西……我那時也等不及再望下聽就隨手敲門王老爺見了我怔了一怔趕緊把眼望我施嘴連連的望外攢似乎教我退出來的意思我只好站在對門一家階沿石上候著過了好一會纔看見王老爺走出來教我先到老介福等著他却忙忙的往東邊去了我猜他必定去當什麼物件我何以知道的哩因看見王老爺對我說話的時候面上紅一陣白一陣手緊緊掩住袖口好像內愧得狠比及等他到老介福來我已呆守了三個鐘頭……王大哥你想王老爺混蛋不混蛋我憑良心說句話難道生身父親不如一個姑娘嗎他們倆正說得起勁陡聽得門外履聲橐橐那位蘭姑娘已邏邏回來了二人談鋒逼斷只見蘭姑娘臉上微微含著笑意似乎表示他操縱客人的手段是具有特殊本

山泊的關係多虧了三字表明晁蓋

領可以睥睨一切的

對於宋江之感念甚深引起意欲報

答的意思來

『是那一位弟兄願往替我辛苦這

麼一趨到鄆城縣去請宋江言話未

盡有一人說小弟願往瞧了瞧却原

來是赤髮鬼名叫小劉唐』

是那一位弟兄願往這一句問得非常有力描寫口吻如生而小弟願往四字亦接得有聲有色真能有雙方兼顧之妙

『晁蓋一邊說着寫了一封信回手



## 臨死之前 沈念劬

何鏡明已經病了許多時了他一天到晚睡在病室中絲毫動彈不得真氣悶極了他時時在心中不住的轉着念頭要有壹個新鮮快活的花樣解解他煩悶找遍了肚腹却一些沒有他有時瞧瞧窗上亮光爲是已經瞧的不要瞧了覺得無味得很忙把目移到榻前桌上去了見除了藥爐茶鑪以外還有一個花瓶瓶中插着枝燒媚欲滴的玫瑰可是也不覺有什麼好玩因爲也見慣了便又把目轉到床頂上去覺得這白的床頂比平日格外可厭便閉了眼睛想現在不知可有一天能脫離這個可厭的床頂出去游玩一天不能呢

交與小劉唐。小劉唐他甩開兩條飛毛腿，在金沙灘渡過河走慌忙。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些話不必細講。這一天來到了鄆城關廂。

此六句似閑文而決非閑文。自修書以及出發途中一切祇共六句。並且把劉唐之路。慌張星夜趕行的形狀。一齊描出何等的簡捷。這一天三字下接來到了真。是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已縮到無可再縮。減至無可再減。真是經濟至極的文字。

「小劉唐隨着衆人把城進。你瞧夠

否。一定不能。我現在已是將死的人了。病的這樣兒重。眼見得早晚間便要蛻化。還存什麼妄想呢。不過倘然能早死一日。早安一日。我也很願意的。爲的實在睡得厭煩夠了。寂寞得不堪其苦了。到不如死了可以一切都拋棄呢。好自在的死啊。你爲什麼不來引導你這有志未達的老人呢。我現在有五十餘歲的年紀。也該作你的伴侶了。請你不要拒絕我。快快兒帶你新伴侶去罷。他想到了這裏。他極力欲轉向裏床靜睡。可是十分困難。看護婦見他這行景。忙問他什麼。他把指頭向裏一點。看護婦明白他要向裏。助他轉身過去。他便閉上眼睛。極力要把他煩亂的思潮驅出腦外。可是不能。一閉上眼睛。便覺眼前若明若晦的湧出許多人物。仔細認一認。這許多人物。不覺呀的怪呼了一聲。把倚在桌前料理藥水瓶的看護婦嚇了一跳。回頭看他。只見他搖了搖頭。黃豆般大的汗。

多麼湊巧對面來了那位三爺公明  
宋江。」

你瞧誰瞧呢。既非劉唐亦非宋江。祇是虛虛的一句話是作大鼓書的敍述的話。然而便省了多少句閑話。爲

珠已飛滿了一頭。一臉隔一會他方覺心中平復一些。看了看看護婦。覺得十分慚愧。細想這事真不應該啊。諒伊諒伊。這看護婦決不知道我這隱事的。倘然知道了。真不知當我是什麼呢。我爲怎麼要謀他的財呢。謀他的財現在還帶得去麼。況且我又沒有兒子的。何苦作這個罪孽呢。

我從來不信鬼神的。他被我陷害已死了久了。他死的真好慘啊。他確確實實是一個安分守己良懦可憐的人。平日人家欺侮他。他還不敢違抗一聲呢。又怎麼有胆量做强盜。我因貪圖他財產大不惜把強盜誣陷。他吃不起苦。竟自承認了。過二月便又鏽決了。他一家也一個個死了。財產也歸了我了。我替他看守到現在却依舊享受。不得白白的要拋棄了。啊呀。你不要和你妻孥怒罵我呢。我現在祇輕輕的用你瞧二字接下。夠多麼懺悔了……

湊巧五個字。一共七個字。便使宋江與劉唐登時見了面。而並且毫不強勉。亦不唐突。不但如此。夠多麼湊巧。一語又含有一種驚喜。出於意外的。

神氣把劉唐進城正想去尋訪宋江。却不料忽然遇於途中的驚喜神情。都描出來了。豈非神來之筆耶。我每聽到你瞧夠多麼湊巧一句。不禁拜服讚嘆。以爲其妙。乃至於不可幾及也。

「小劉唐向前打躬問聲三哥。你可好。宋三爺回答賢弟可安康。你不在

看護婦聽他獨自說話。疑他病體有變化了。悄悄說道。他一個人怎麼說話呢。不是熱了過分麼。忙撫撫他額角。覺得只略微熱一點。照這熱度講在他身體上是不妨事的。此時倒把個看護婦瞞住了。問他。你可覺得難過麼。他搖了搖頭道。否。一點沒有什麼……我現在懺悔了。請你恕我罷。

何鏡明覺得一個冤魂去了。又有一個浴血可怖。週身都是烟。睂眼的冤魂。又在他眼前。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虐殺的婢女翠英。不覺舉手掩着眼。道。怎麼你也來了。當時。你可給我砸碎一個碗才打死你。出氣的而且也是你太太動的手。不干我事啊……不該不該。一個碗和一條性命。那一件重。況且太太的起意也不是你造成。麼。你當時不說。打。打。打。打死伊。伊怎麼敢把伊打死呢。你如當伊打個半死的時候。向太太討了情解勸開了伊。又怎麼竟爲伊打死呢。

高山把大哥侍奉來到鄆城爲那椿。

小劉唐說在山寨奉了晁大哥的命。

聘請三哥上山爲王。」

此一段不過是問答之調。然而第一句劉唐問訊。問得突兀。宋江回問。得慌張。問得緊。要劉唐隨口說出所

以。是不假思索的口吻。又面面都寫得周到。寫得活現。

「宋江聞言。握住劉唐的嘴。傻兄弟。你說話怎麼這麼大莽撞。若被官兵聽了去。難免你我官司一場。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來來尋一所酒樓敍

……啊。真不該。應這都是我的罪。我懺悔了。你恕我麼。

這時。何鏡明像發痴一般。却把個看護婦累死了。伊先搖着手。叫他不要多話。沒有用。便立刻取冷水。把毛巾浸濕了。闔他額上。意思阻止他。神經發熱。叫他安靜。依舊沒有用。何鏡明接連着。又發謔語了。你這老丐徒。怎麼竟舉起你滿沾污垢的竹管。像打狗一般。打我呢。可知我與你往日無仇。今日無怨呢。

是了。當時我打你幾下的確有的可知。也是你自己不是啊。你不在我門前。強索我也不喚我的。悍僕持棍擊你的。那裏知道你生了這個討飯身體。却如此無用。不幾步竟自死了呢。啊呀。我差了。我又不是沒有錢的。我倘然給你一些。在我也不損臺。便不與也。不可噦。令。悍。僕。擊。你。啊。這都是我的差。我明白了。我實在是個萬惡不赦的。

敍衷腸』

罪人我懺悔了你恕我麼

握住劉唐的嘴五個字便將宋江之大驚失色的神情表得活現來來來三個字是緊承上文急欲尋一個僻靜之處以使劉唐盡其詞也

『他們一邊說着又把那座得勝酒館進落下座這纔推杯換盞飲酒。漿酒過三杯菜五味小劉唐取出來書信一張。』

他們云者是唱大鼓書者對於聽衆的口氣故以宋劉二人爲第三位之稱也這是用敍述的筆法

這時把看護婦弄得莫名其妙了心中又有一些驚嚇又有一些奇怪呆呆地睜視一回忽然躍出門外很迅捷的像狡兔出窟一般奔喫醫生去了何鏡明一些也不覺只見眼前又立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正是他寵妾花小芳呢他爲的花小芳手中頗有積蓄才娶伊的娶伊不幾時把伊所有的衣飾都驅到了手便棄伊了伊年老色衰爲鏡明所棄又叫伊怎麼存活呢伊便填溝壑死了後來鏡明聞得連薄棺也不給伊一具由着地保替伊募化料理的却不料此時竟像演影戲一般一幕幕在他眼前幻出來了鏡明便又打恭作揖的哀求拱着雙手只是在空中亂擺口中只是說我真不該應差了我的懺悔了請你恕我

『宋三爺接過來沒有敢看。回手向招文袋內藏。』

沒有敢看。妙一以表宋江之慌張。心細。一以留爲後文。閻婆惜拾書時餘地。若此時宋江看了時。則後文不將重複乎。

『他們弟兄酒飯已畢不用說是宋三爺餌了賬。這纔急急忙忙打發劉唐回轉山岡。宋三爺閑來無事。纔行走在大街上。』

急急忙忙打發劉唐。妙與上文宋江之。勿。勿。拉。劉。唐。入。得。勝。酒。館。及。不。敢。

上紅的像蒸炭一般冷。卷的手巾水漬一點點滴下去。滴到了他頸下。他一些也沒有覺得。醫生忙說。他趨視已覺得熱的十分劇烈。搖了搖頭。囁看護婦用冰掩在他額上。再行冷。卷沒用。沒用。依舊沒用。何鏡明嘵語益發利害了。

這件事我也不大該應。他們好好的兄弟怎麼我竟把他們攬的入訟公堂。一個氣死了一個。也坐因牢獄死呢。奚伯生奚仲明你們弟兄。何事不可相諒。却不要怒目睜視我。我很怕你們眼光呢。我現。在。懲悔了。請你們恕我。你們本是自家兄弟。自然沒有怎麼大不了。事的就是伯生君會揮霍一些。把父母遺產用去了一大半。後來分不得公平。在仲明君自然也有可以相諒的地方。倘然沒有我好事。不把仲明君激厲呢。自然不會允我替他請律師。告到當官的。可是。一告了官。伯生先生揮霍的一篇爛污賬。自然沒法交代的便押入。

### 大鼓書詞講義

兒女英雄

三四

看信。遞藏入招文袋等情形相融合。宋三爺閑來無事一句何嘗是無事。祇表其打發劉唐去後心頭爲之舒了一口氣。有如重負之釋。故不覺而彷彿若有安閑之狀焉。

『聽了聽兩傍人等說短又道長。』

惟其心已安閑了所以纔聽見衆人說知道長且宋江所以留心聽道傍衆人之話正是因劉唐之來而心有所難放耳然而不圖所聽得者乃另一事也。

『這一個說宋三爺是個頭頂頭的

牢獄裏去了仲明幾次要罷手都是我慫恿着叫他不可放鬆可憐乾石子逼不出油伯生君竟死在牢獄中我便借此幸災樂禍巧取豪奪着數千金酬勞費伯生死了他妻小天天到仲明那裏哭罵說他害兄說他禽獸弄的仲明含憤難宣也就死了這可不都是我的罪孽麼不過如今我件件都承認了這都是我的差我懺悔了請你們不要再怒視我我實覺你們四個眼光像四把利刃一般呢還有這一件事更不該應呢不該……悔……悔……兩眼一閉何鏡明竟自死了。



兒女英雄

(續)

陸澹盦

好朋友，那一個說敢自若論朋友屬

(九)

着人家一個人強。這一個說三爺待婆惜十個頭的好。那一個說算了罷。婆惜待三爺要盡了天良。結交別人還猶可。絕不該結交了他的徒弟張三郎。那張文遠他本是宋江的一名貼寫。他們倆個若是犯爭鬥這個理可大不當。他們是賣餽飪的挑子一頭兒熱。你不信摸去罷。這一頭兒燙手那一頭兒冰涼。

這一段看似閑文。却實非閑文。蓋張文遠與婆惜之關係雖然不止一日。

瞿禮亞返巴黎後。兀然一人形單影子杜門家居。寂寞寡懨。往日豪興銷磨都盡。常日無事。惟苦念麥格萊不置已。而瞿忽往巴黎。紅十字總會探詢麥之踪跡。嗣得報告。麥乃在愛屈蘭村之分醫院。瞿禮亞追念前情。決計親往訪麥。勸令棄看護婦之役。遄返巴黎。重修舊好。於是束裝赴愛屈蘭。既至。趣往紅十字醫院。求見麥格萊。已而麥出見兩人。異地重逢。悲喜交集。握手相視。不知語從何起。頃之瞿禮亞詢麥之近况。麥約略告之。瞿勸麥返巴黎。麥黯然曰。我不能。我故夫在此。我當侍之。以彌前愆。瞿詫曰。汝復愛勞理雅耶。曩汝不語我。汝心惡勞而愛我。今又戀彼何也。麥曰。我曩誠惡彼。今乃憐之矣。我曩實大誤我夫。以殺敵故。爲炮火所傷。盲其兩目。嗟乎。我夫真愛國。之好男兒也。瞿聞麥言。心乃大妒。忿然作色曰。然則汝乃棄我矣。麥

但宋江却無因得知。趁此路人議論，使宋江聞之，於是引起下文。宋江到烏龍院時之疑心，方不鶻突。（未完）

含犀霏玉軒筆記

律西

△人妖

北直某村有女子，年已逾笄，忽生尾長五六尺，纏著腰際，貌頗嬌好，而不願適人。遇有來問名者，輒叫號怒罵。尾白衣領中挺出，子外縱橫亂擊。室中器皿皆碎，媒去乃止。人亦惡之，無

曰不然。君勿誤會我意。我仍愛君如故。特我故夫以愛國故致成廢人。我敬之憐之。今彼傷未痊，我安忍捨之而去。傷哉我夫！彼固未知我之日侍其側，欲蓋前愆也。今君可速歸我夫。惡我甚者，我雖在此，懼觸彼怒，不敢明言。我與彼無復合之理。一俟彼傷全愈，我當決然返巴黎與君共矢白首耳。麥言滔滔，不竭。持理甚正，瞿亦無以難之。於是瞿之心，中覺有無窮之感觸。嘿然良久，乃握麥之手，曰：「汝言良是。我聞汝言，心已大悟。汝故夫誠好男兒，我亦非弱蟲甯無心肝。自今伊始，亦當有以自處，不令他人輕我笑我也。」言已，別麥，欲行。麥恐瞿歎歎曲意慰籍之，瞿轉坦然，擁麥吻之，握手別而去。

方瞿禮亞晤麥格萊之日，正其父馬錫羅被困古堡中時。也是晚德軍將佐聚於總司令部，開一慶功之宴。酒酣，雜陳觥籌，交錯。總司令紀納士將軍當筵，起立高舉酒盃，大呼曰：「耳曼萬歲者三！」衆譁然和

與婚者焉

△行唐妖異

行唐某氏婦病死葬三日矣其母往祭其墳忽墳中呼曰我活矣速救我出母初駭不敢聲既聞呼顧不已乃告鄉隣啓墳開棺婦果復生欲還母家母懼不敢留召其夫來視之夫察其言動儼然生人遂與偕歸其翁已歿家惟一姑一叔姑以收生爲業叔僅周歲夫賣絨於外恆日暮始歸婦歸後操作飲食一切無異於初居月餘日矣一日村中有產子者來呼其

少將易婦人之服歌舞筵前恬不知恥座衆皆大笑久之紀訥士亦大醉時馬錫羅家之老僕方爲德軍所迫牽其妻女趨走侍奉年十六稍有姿色紀忽擁之懷中強與接吻女駭而大呼竭力擰拒紀艴然怒乃將女掖抱登樓欲肆強暴女哀號呼救力掙不得脫時老僕在樓下見其女將遭汙辱一時忿火中燒急不暇擇立自囊中取手鎗出向紀開放砰然一聲鎗彈飛出適中紀之肩際紀痛極大吼立足不定自梯上顛墜而下於是堂上大亂庭中衛兵擁入各舉鎗頭刺刀向老僕父女亂戳僕妻在側哭而攔阻亦被戳倒一剎那間老僕一家三口悉斃於鎗刺之下軍士更挾馬錫羅至指爲刺客之同黨馬神魂飛越自分必死時紀訥士已由軍士扶起并召軍醫至爲之縫創處紀命將馬錫羅嚴禁內室俟明日開法庭鞫訊

姑以兒屬婦而行至產婦家收生訖。心忽驚悸不甯。勿遽而返。視大門已闔。訝之呼婦不應。撞門而入。則婦坐于床。持兒生啖。鮮血淋漓半體。已殘矣。大驚。反走。婦奔逐之曰。吾且食爾。爾復何逃。遂攞之入室。姑大呼。隣人畢集。而婦已斂其姑死。腹破腸出。血肉狼籍。衆覩之駭甚。相顧無敢入室。亟覓其夫歸。視夫亦無計識者。令取黑犬血澆入室中。婦嗅之倉皇捨姑于地。躍起欲逃。足踐犬血。遂仆不能起。視之非人。乃皮袋一隻。長四五尺。

後再行處。治軍士奉令乃將馬驅入堡。後禁閉於一斗室之中。馬此時深爲懊恨。悔不聽妻子之言。以致受此凌辱。陷身虎口。命在呼吸。終夜蹀躞。束手待斃。翌晨天方破曉。忽聞鎗炮之聲。雜然并作。知兩軍又在附近開戰。激鬥甚烈。試由門隙向外窺探。見戶外荷鎗之守卒已杳如黃鶴。馬乃啓戶出。躡足至前廳。不意堡中德軍均已他去。不知所往。但見器具縱橫。雜物凌亂。留此野蠻殘暴之遺跡而已。馬知此時法國大軍必已反守為攻。故德軍倉皇出禦。自念此實逃出虎窟之好機會。遂匆匆啓門出。欲覓路而逸。行不百武。適遇德軍工兵一小隊。荷鎗持畚掘。一濠溝馬自溝旁過。為德軍所拘獲。授以鐵鋤。迫令工作。稍怠。輒肆鞭撻。驅之如牛馬。馬素孱弱。不耐操作。正困苦間。突有一開花炮彈從空而下。訇然爆裂。炸死十餘人。於是德軍能起。觀之非人。乃皮袋一隻。長四五尺。大驚。棄濠而遁。如鳥獸散。馬錫羅則為炸聲所震。仆暈絕於地。

尺並無頭足始知爲妖意其墳中呼

時婦戶已爲所啖遂聚薪焚之

(十)

△死梟

同治間北直某縣令性貪酷縣庠生某具呈言寡嫂守節三十餘年無力請旌乞予一匾以爲榮令旣予匾復索賄百金生辭以貧令怒伺其上匾日親族方畢集作賀遣役詣其門澆以糞詬其嫂不貞非真節婦取匾碎裂之賓客駭散其嫂愧憤自經死是年令長子暴卒次年元旦所煮水角皆生不可食鍋中有死梟一隻不知

馬錫羅甦醒時此村業爲法軍所克復凶惡殘暴之日耳曼人戰敗退走戰綫已在十餘里外矣馬追思往事彷彿若惡夢而此身未被德軍所殺戮實爲天幸此時馬所心愛之古玩業已悉爲德軍所毀空堡巍然無可係戀馬乃決計離此避往巴黎抵法京寓所入見其妻魯意沙自述所遭淚隨聲下紫芝聞父脫險而至與其未婚夫紀諾甫相偕入見馬見紀諾甫左臂縮袖內怪而詢之始知紀在前敵奮勇交戰一臂爲敵人所砍斷負創而歸已成廢人馬聞之益增悲感正談論間忽有一少年飛奔入室疾趨而前執馬錫羅之手俛而吻之馬瞿然起視則瞿禮亞歸矣

瞿禮亞自愛屈蘭返以麥格萊之言深爲感動途中輾轉思維默念

麥雖女子其識見議論實遠出我上勞理雅本失愛於麥今以愛國

所自來。令大惡之。未幾死。

△王仙裳女史

王仙裳女史名令和。蘇州人。秀水錢上舍樵生之婦也。性聰敏。能詩善畫。

女紅亦精絕。一時樵生少好讀書。咸

豐。王子秋試不第。益溺苦於學。遂得療疾。兩載而歿。女史絕食誓以身殉。姑力止之曰。兒既歿矣。汝復如是。是亡我也。女史迫於姑。不得死。遂屏居一室。跬步不離閨闥。奉舅姑外。惟以文墨自娛。如是者十六年。同治庚午秋。姑復病殂。女史自製輓詩數章。作

故。乃復博得麥格萊。憐愛我。則反是甯不可羞。我固少壯。可以有爲。何爲局縮家中。致爲情人所輕視。一念及此。決計投身義勇軍。馳赴前敵。爲國宣力。乃以歸途之便。逕往募兵處報名。預備出發。顧恐其父母溺愛甚。知而攔阻。乃於出發之前。嚴守秘密。故馬錫羅夫婦。固瞢然未之知也。

越日。瞿禮亞將出發。諸事既備。乃服戎裝。往別父母。馬錫羅夫婦聞而大驚。魯意沙椎胸痛哭。仰天呼曰。天乎。我子固西班牙產也。何爲執干戈。加入戰團。兵凶戰危。吾子甯有生還之望耶。瞿禮亞見其母悲極。趨前慰之。含淚陳詞譬喻。再三馬錫羅則囑瞿禮亞曰。我本法。人冒籍他國。未嘗爲祖國出纖毫之力。負疚實深。今悔之無及矣。汝能慷慨從軍。爲父幹蠭事。亦良佳。我此次爲德人所虐待。抱恨切骨。思之痛心。汝至兩軍陣前。務須努力殺敵。爲我洩忿。更有囑者。汝姨。

遺書託嗣子善鈞於夫弟遂以十月十七日閨戶自經死距姑亡僅四十日聞者莫不重其節孝歿後二十日權生姪善銘年甫三歲過其室驚呼曰大母在是衆疑傭媼在室小兒誤認爲鬼急往視之室故闌無人也貞魂不泯信哉

### 綠牡丹與程雲秋

劍厂



瞿亞別母從軍之狀

以予觀於後起之旦角得最有希望

綠牡丹與程雲秋

兒女英雄

四一

## 綠牡丹與程豔秋

兒女英雄

四二

者兩人在北曰程豔秋。在南曰綠牡丹。今試就兩人色藝之優劣。逐一比較於後。

(一) 扮相 綠牡丹明眸皓齒。顧盼生姿。結束登場。姣豔無匹。其身材不長。不短。不瘦。不肥。可謂穠纖得衷。修短合度。在今日而以扮相論。除蘭芳外。實無足與之抗衡。(綠之時裝。即蘭芳亦似不逮。) 程豔秋貌亦清秀。稍嫌瘦削。置之白牡丹尙小雲之間。差堪伯仲。(白牡丹初來滬時。扮相視程為優。) 身材頗長。致裝蹠之戲。

母家最長之表兄。名曰烏托。今正統兵與我國為敵。汝若遇之。儘可將彼擊殺。勿念親戚之情也。言次。握拳擊案。怒不可遏。瞿禮亞唯唯聽命。已而出發。之時。將近瞿途。與家人別。以手掩面。毅然疾趨而出。當瞿禮亞從軍之時。美利堅大軍業自新大陸。航海而至秣馬厲兵。加入戰團。於是德人不敵。節節敗退。法屬西轉危為安。改守為攻。前敵軍士勇氣百倍。報捷之電。紛至沓來。巴黎人士歌舞懽忭。并有人組織一犒軍團。集資購食用品。送往。前敵分贈。健兒藉鼓士氣。馬錫羅聞之。亦自備食物用品。各數事。隨衆前往。比抵戰地。兩軍適停戰。蘭芳。亦聞其父特來探望。急荷鎗而至。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馬見其子從戎數月。丰貌頓改。面目黧黑。顧額瘦削。鬚髮繞頰幾寸許。與曩日顧影翩翩之狀判若兩人。馬出所攜之物。付瞿瞿一一受之。軍中有與馬識者。來與馬談。盛稱瞿禮亞戰時之勇敢。衆口一詞。噴噴讚讚。

不能演唱故以兩之人之扮相比較之

則程不逮綠

(二) 做工 綠極活潑程極細膩各臻絕妙未可軒輊

(三) 白口 程豔秋生長都門又得諸名師之指導故咬字準確白口異常清斷綠牡丹生於江西長於上海完全一南方人京話不佳咬字亦欠研究故以兩人之白口比較之則綠不逮程

(四) 噪音 綠之噪音狹而高程之噪音低而闊故綠善走高音而程善

美馬頗以爲榮父子立談片刻忽統帥傳令預備進攻馬乃別去瞿禮亞送之登車吻其手者再黯然曰阿父歸爲兒吻阿母兒以身許國效命疆場恐不復能見阿母矣馬聞言心悽如割老淚縱橫幾失聲而哭瞿禮亞慰之倉皇馳去馬乃含淚登車鬱鬱而歸

### (十一)

越日大雨傾盆雷電交作兩軍鏖戰數日軍士均已疲極乃各據濠而守稍事休憩法軍主將忽召帳下諸健兒密開會議謂德軍防守異常嚴密未悉內容不易進攻今夜大雨敵軍防或稍懈若能得一壯士冒雨往探將敵軍濠溝之形勢防護物之佈置一一探悉則明日進攻必較易得手因問與議諸人孰能當此重任衆皆默然不敢應瞿禮亞獨慷慨起立自告奮勇願往偵探主將大喜溫勉有加命瞿禮亞速回戰濠預備一切瞿乃告辭而出

走低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五)唱工 唱工最難比較因調分皮黃板有快慢唱者各具專長不能以一端爲定論豔秋之唱工嚴以玉堂春最博人歡迎綠雖不以此劇鳴而在滬時亦數數演之予於兩人所歌均曾聆過茲爲約略比較如下。

(一)搖板 出場搖板綠唱來腔極委婉豔秋爲噪音所限轉折處稍嫌生硬。

(二)倒板 綠唱倒板一句翻得極高程則限於嗓子平平唱過。

夜色既沉雷雨益甚黑雲如墨黯澹若死電光閃爍穿雲而出每間數分鐘光輪一作大類軍艦上照海之燈耀目生輝令人震怖兩軍戰壕中鬪然無聲惟時有胡笳一二響震破此岑寂之空氣而已此時法軍壕溝之尾條有黑影一奮躍而出張四肢伏地上匍匐前進直趨德營則人人知爲瞿禮亞也瞿禮亞此時已置死生於度外忽起忽伏蜿蜒而進雙目炯炯直注德軍之營壘曲折行久之距德軍戰壕不遠黑暗之中忽覺前途亦有一人伏地蛇行迎面而來瞿大駭嗣乃恍然悟知此人必爲德軍之偵探乘此雨夜亦欲冒險來探其用意正與己同於是瞿急取手鎗出握之爲備此時兩人距離益近相隔不過六七尺德探遙見瞿亦握鎗相向四目炯炯注視不瞬其時電光閃爍又穿雲而出直射於兩人之面上兩人相視不覺大訝瞿禮亞失聲呼曰若烏託耶德探應曰然若瞿禮亞耶瞿亦應之

(三)迴龍腔 緑所唱與他人同。  
程則運腔使調有特異處故倍見  
精采。

(四)慢板 豔秋此劇以慢板爲  
最佳。善要小腔異常動聽。綠則平  
平唱過與他人略同無特異處。

(五)原板 此劇原板之後照老  
本爲快三眼一段。今人多改唱原  
板。綠與程亦然。(白牡丹唱三眼  
一句以下卽改唱原板。與他人稍  
異。) 豔秋所唱異常動聽。其中有  
數腔實爲他人所無。(友人楚狂

曰。然烏託曰。吾與汝爲表兄弟。然爲國家故。我必殺汝。瞿禮亞曰。然。我父嘗囑我勿以私廢公。我必殺汝。於是兩人同舉其鎗。同時開放。砰！砰！烏託仆。瞿禮亞亦仆。

麥格萊別瞿禮亞後追念前情心常戚戚。已而勞理雅之傷日見痊愈。惟兩目已盲不能復明。飲食起居在在須人扶持。麥又不忍捨之而去。惟時時取瞿禮亞之照片閱之。聊以解悶。荏苒數月。麥念瞿甚。不能復耐。決計捨勞而去。與瞿禮亞重修舊好。一夕勞理雅方臥。麥乃作書一封置之案上。留別勞理雅。然後取外褂披之。持燈啓戶而出。戶方闢突有怪風自門外入。燈被吹滅。黑暗之中恍惚見一男子。浴血立門口。面色慘白。目灼灼。視麥格萊。若欲有言。麥駭而諦視之。其人非他。卽日嘗想念之意中人瞿禮亞也。瞿禮亞顧謂麥曰。吾以汝一激之。故投身軍隊。刻已戰死疆場。我生前濫用愛情致離間汝。

語余藍秋所歌之特異處乃王瑤卿所授卽所謂新腔是也瑤卿爲京伶之改革家往往不守成規彼之所謂新腔仔細研究實係融合老生小生青衣花旦諸腔而集其大成與海上本戲中所唱之五音聯彈大同小異今之評劇家大都遂信京伶膠執成見出之京伶則譽爲特別新腔出之外江則言爲不守成規如此立論未免太不公尤余謂聲音之道悅耳爲美新腔妙亦我所喜雖背成規可無譏

夫婦負疚滋深今汝亦已覺悟當與彼可憐之勞理雅共矢白首幸勿分心外驚以重吾過勉之勉之瞿言已倏然不見麥格萊瞪目木立欲呼而噤不能發聲閱時良久始恍然如夢覺乃退入室中取案上之函碎之翌日瞿禮亞之噩耗果至麥格萊痛哭失聲幾以身殉他日悲稍殺乃將此事頗未悉語其夫勞亦感動恕其前眚自是以後麥遂終日侍盲夫足不出戶破鏡重圓情愛彌篤

白楊數株黃土一坯此以身殉國之少年瞿禮亞已長眠地下矣富是時歐戰已告終結協約國得最後之勝利法政府追念先烈乃闢一場地將爲國捐驅之將士叢葬其中并立牌以誌紀念瞿禮亞之父馬錫羅時率其妻女及斷臂之壻哭於墓旁一日衆人皆行馬錫羅獨留未去而圖畫室樓上之怪客忽出現於瞿禮亞墓前歎歎徘徊若有所憑吊馬異之乃詢客曰君識吾兒瞿禮亞耶客冷然曰識

也。綠用腔亦多，而視程則不遠。

(六)二六 綠唱二六，較慢板。原板爲佳。要腔極得勢，板槽亦穩。豔秋所唱特別而不動聽。第一句第一二字均平唱，不要小腔。第四句亦不拖腔，均與他人大異。是日後

段起立時所唱三句二六。第二句險走板，幸鼓吏靈活，得以敷衍過去。然臺下聽者已相顧愕然，爲之駭絕矣。

(七)快板 綠唱快板，最爲擅長。清潤緊湊，圓轉自如，頓挫處尤見。

Seitz.) 爲攝映員，兩人並爲製片能手，極負時譽，故能光線合宣。譯者按此種影片，係米屈羅公司 (Metro Co.) 之出品，原名爲《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譯言「四魔騎」，取材於西班牙小說家費生脫氏 (Vicent Blasco I Banez.) 所著之說部。費氏之書，風行歐美，盛極一時，再版百五十餘次，銷數達數十萬冊。惜中國尙無譯本，故知者絕少。米屈羅公司製此片時，以李克司 (Rex Ingram.) 為導演員，約翰西氏 (John F.

客曰：知之此天意也。我曩日嘗爲哲嗣言：天上四魔神聯轡降臨，故歐洲人民必遭浩劫。今魔神已去，劫運終矣。然世人之心，苟不以愛字爲主宰，則四魔神終有復臨之日。世界劫運尚未已也。言已，頻搖其首，緩步而去。

綠牡丹與程豔秋

兒女英雄

四八

精采豔秋。唱尺寸太慢與流水相似。大約限於嗓子之故。

就以上比較者觀之。綠之扮相視程爲優程之白口較綠爲勝。至於唱做則各有短長。未易軒輊。總之綠之勝程者在乎天賦而程之勝綠者在乎學力。學力可因研究而增長。天賦則不能以改革而完美。况綠之年齡視程爲輕綠。誠能力求精進。則四五年之後。其所造必勝於今日之豔秋。可斷言也。故余對於綠之希望尤勝於程。綠其勉之哉。

佈置適當。劇中飾瞿禮亞者爲羅道夫氏。(Rudolph Valentino.) 飾麥格萊者爲愛麗絲女士。(Alice Terry.) 其餘配角亦均係影戲界著名之明星。描摹劇情。刻畫入微。足爲是劇生色。米屈羅公司製此片時。所費資本絕鉅。手續亦極繁。茲約略條舉於後。以見此片之價值。

(一) 是劇編排攝映。計費時十八月之久。

(二) 演員之總數。達一萬二千人以上。

(一) 佈景所用材料。如泥水、鋼鐵、器具、樹木等類。即以重量計之。有十二萬五千餘噸。較之構造吳爾華大廈。(美國著名之建築 Woolsworth Buildings.) 所費更多。

(一) 米屈羅製片場。特設製衣廠。一所以供演員之用。(一) 特設機械廠兩處。

## 蟋蟀覺悟之宣言

漫蝶

噫。余知悔矣。今而後。余其覺悟矣。余蟋蟀也。舊爲王孫世族。至余而式微。寄居於茅檐蔀屋之旁。顧稟賦異常。知隨陰迎陽之義。具麻頭金翅之姿。於儕輩中。蔚然露頭角。天性剛勁。得肅殺之氣。雖奔走於金風鐵雨之中。強敵當前。勇往之概。卒未嘗稍減也。秋高氣爽之時。偶爾振翼一鳴。則嫩。

(一) 影片原料。計共用去五十餘萬尺。幾經刪削。現存者約一萬二千尺。

(一) 摄片者十四人。專任搜尋適當之佳景。以便映演。導演主任爲李克司氏。并另聘導演員十四人。幫同指揮。

(一) 劇中所有貴重物品。用以配置屋內裝置及佈景者。即以保險費一項而論。已需美金三千餘萬元。

(一) 是劇演員五十餘人。均屬影戲界之明星。

此片製成後。在紐約連演十餘星期。座無隙地。日前由上海大戲院購運來。滬連映十餘日。觀者極盛。靡不歎爲佳構。余與濟羣亦曾一度往觀。濟羣旣爲評紀之。更情予將劇中本事。逐節錄出。刊入雜誌。余維電影爲物。過眼雲烟。轉瞬即逝。閱後追思。如經夢寐。往往强半遺忘。重以濟羣之屬。不得不就余憶及者。勉爲錄出。疏

漏譌誤在所難免。閱者諸君幸曲諒焉。



橫塘曲

鄭逸梅

婦爲之心驚。良士爲之瞿然感歎。或勉勵前修。或起尋機杼。促人猛進。余蓋與有力焉。社會以余好勇善鬥。足以振起國民之尚武。於是暱余者衆。天寶宮中半閒堂裏。余時一奏其技。鑿之術頗博。純袴兒之信仰。遂尊余爲將軍。慾余出與同族角力於甕城沙塹之間。以鉅金爲孤注。習以爲常。百萬一紫標。千萬一黃標。胥寄於余之一喙。余則磨其牙。振其翅。以與我儕輩較戰。而勝則長嘯。秋風自鳴。及病瘳而父不令再讀。以農務爲重。謂葉翁家驟富。大澄雖爲彼婿。得意而吾族之斷脰折臂者。蓋相望。然究自有子壻久讀而不習農。將來何以爲生。遂決意輟業。葉翁甚

桐城葉氏女名珍。字碧如。三歲卽許字鄰家汪氏子。汪氏子名大澄。讀書頗慧。爲塾師所獎許。兩家皆農戶。雖均小康。然父母咸以勤儉。起家。故但願子女習知農事。葉氏女本沒字碑。及八歲。父忽以鋤田得藏鐵致富。遂延西席教子女讀。而汪氏子亦來附學。婿也。故期望之甚厚。碧如有弟。時六歲。質較鈍。后汪大澄以病輟學。者幾及二年。我儕輩較戰而勝。則長嘯。秋風自鳴。及病瘳而父不令再讀。以農務爲重。謂葉翁家驟富。大澄雖爲彼婿。得意而吾族之斷脰折臂者。蓋相望。然究自有子壻久讀而不習農。將來何以爲生。遂決意輟業。葉翁甚

於道矣。不幸而敗余生命或可保而  
殘廢不免也。顧彼紳衿兒者於余勝  
則忻然色喜愛護余幾如嬖童寵妾。  
苟或敗衄甚至喪其元則亦未嘗有  
哀矜憐怛之心反咎余戰之不力棄  
余如遺嗚呼敗則余非傷卽斃勝則  
鉅金立入紈袴兒之囊橐於余固無  
所增益也。余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殘  
賤同族以媚他人不仁借同族之生  
命以博金錢不義况乎戕生命博金  
錢徒爲他人之傀儡尤屬無謂之甚  
者也。夫物雖至愚未有自戕其同類

惜之而碧如年漸長學漸進所延師善吟詠故碧如亦能解尖父矣。  
不數年而事變至則桐城爲太平軍攻下四出虜掠人民死亡流離。  
不可計數葉翁家業蕩然身亦病死碧如流離至他省淪入樂籍。  
事平流徙他鄉者各歸家汪家父子仍業耕到處訪葉碧如不得音  
耗或云已死亂軍中一日汪氏子大澄因事入城偶休止於城隍廟。  
見廟中香火特盛多來求籤問之廟祝知城隍爲陶文毅公威靈顯  
赫求籤者踵至神示每不爽也大澄因亦購香燭虔禱神前願訪得  
碧如消息既而得第若干籤籤詩後二句有云西行落日衡山赤一  
曲橫塘有好音大澄甚喜謂既有好音必未死且可望重圓破鏡也。  
歸述諸父決意裹糧西行訪之。

蟋蟀覺悟之宣言

橫塘曲

五一

以取快一時者而余乃倒行逆施。以自殺爲榮受社會兄弟圍牆之誚甯非可恥之事乎。苟不覺悟幡然改圖終亦自蹈於覆亡之域而已。爲特集合同族結成團體悟自戕之非計訂攻守之同盟。從此利吾牙爪保我子孫。合力對外統一可期同心互助殘害永免。莽蟲天庶乎有豸彼紈袴兒縛先生輩亦可廢然自返矣。掬誠宣言伏維垂鑒。

某宦款客旗亭泊舟江濱。大澄遂候於江頭。艙門啓。嬌姿露鵝首。固其聘妻葉珍碧如也。大澄連呼葉妹。蓋幼時習稱也。碧如回眸一顧。羞慚無地。卽退入艙中。大澄以其回顧而仍不應。感痛交迫。遂失聲哭。有一士人亦在舟中。覺有異。登岸詢之。大澄遂歷述其詳。士人慰之曰。我當勸碧如歸子寓何處。可靜待好消息也。大澄拜謝。以寓所告。

士人者。督署幕賓。今日某宦邀以同來者也。與碧如初相識。聞其能詩方與作清談。偶因夕陽炙射。登樓頭一爽。乃有此遇。士人旣歸船。兒縛先生輩亦可廢然自返矣。掬誠以問碧如。碧如固直認不諱。士人因勸以宜棄此而歸。乃得其正且不負爾夫千里相訪之至情。碧如曰。我歸旣懃見鄉里。且田家婦實亦不能爲矣。士人曰。否。否。勸之再三。碧如意不動。士人甚悶。是夕回署。展轉不能寐。乃披閱甌北詩鈔以解悶。忽得橫塘曲一首。乃出花

戲名五更調

思忠

一更一點月升初。樂毅伐齊都。

牋端楷書之明日攜之以造碧如妝閣。碧如有小病。蓋亦感愴所致。

呀呀得而噏。火燒張王府。目蓮

也。士人乃以顧北詩與讀。且曰。碧如試讀此。自不煩我再勸矣。

救母陰陽河。蓮花湖。遊十殿呀。

碧如昨日雖似堅不能動。然一夕不能寐。思及亡父母。益痛悔所遭。

胡迪罵閻羅。呀呀得而噏。楊

故晨間不能起。至午初始梳妝。妝竟而士人至矣。碧如接詩在手。未

四郎探母。

二更二點月漸亮。捉拿九花娘。

畫就蛾眉上酒船。酒船泊傍綠秧田。田間耕婦船中女。相對橫塘

呀呀得而噏。怒沉百寶箱。趙雲

古渡邊。倚舷人映晴波漾。歌扇裁紈衫製縠。虬鬢大賈催纏頭。鈿

救主祭長江。斬蔡陽。金錢豹呀。

合雙成錦盈。束田婦從旁黯自傷。可憐赤脚踏泥漿。朝行秧馬宵

馬超反西涼。呀呀得而噏。一

呼犧不抵清歌侑一觴。有客清吟落花片。勸他且勿生心羨。田家

百零八槍。

三更三點月更明。王伯當招親。

荆布首如篷。形容雖愧紅妝面。紅妝伴客酒杯前。此影也羞田婦見。但免身爲濁水泥。省被人呼倚門賤。聽我橫塘一曲歌。田家高

呀呀得而噏。沙陀國借兵。九美

貴正多多。若甘賣笑將人媚。常在冤波苦海過。(按原詩歌韻四

戲名五更調

橫塘曲

五四

奪夫百花亭。戰太平。杜十娘呀。

一條黑魚精。呀呀得而噏。八

戒盜魂鈴。

四更四點月斜西。蘇護進妲己。

我歸亦仍抑鬱而死耳。士人曰不害我當請於制軍。俾檄桐城縣親

送嫁汪氏子。正式行合巹禮。并託縣丞宣之於衆。此亂離之苦。感於  
呀呀得而噏。要離刺慶忌。滿漢  
結婚浣花溪。鴻鸞禧。青樓夢呀。

嫖界現形記。呀呀得而噏。時

遷偷更鶲。

五更五點月已沉。五鼠鬧東京。

呀呀得而噏。關公走麥城。七擒

孟獲梅龍鎮。銅網陣。七星廟呀。

拖油瓶害人。呀呀得而噏。化

子拾黃金。

文虎

徐行素

朝陽影裏一鞭先。射京戲名一。山東馬。  
三數桃花貼額邊。射京戲名一。驅驅驅。  
樹旁野渡泊扁舟。射京戲名一。黃一刀。

# 婢作夫人

彈詞

程瞻廬

(旦引)清苦無如教育家。釵環質盡米糧賒。可憐一夜牛衣淚灑向窗前。變血花。(白)儂家韓氏素清江蘇人氏。曾在本省女子師範學校優等畢業。丈夫范一寒。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歸國以後。譽滿東南。既償擔簷負笈之懷。旋行積弱神州。一旦領培植青年延國脈。人生天職。莫因循。也不想掙田產。也不想積金銀。也不合。吾同牢之禮。儂家與一寒志同道合。情洽意投。雖無秦嘉徐淑之才。卻有梁鴻孟光之志。結婚以來。兩闊寒暑。夫婦倆同赴京師。擔任教育事業。明知學校飯布衣無欠缺。便是勞勞一世也甘心。無如天。

婢作夫人

二

不從人願 榆腹從公欠俸金 積欠俸金三五月  
范丹額裏已生塵 索薪幾度終何益 依舊拖延沒半文  
兩手空空怎度日 管教餓斷脊梁筋  
蛟龍失水難飛躍 沒怪他螻蟻旁邊要笑人

(白)自從受了這欠薪的影響米珠薪桂長安居大不易家裏的僱婦也歇退了奶媽子也辭掉了支持門戶保抱小兒都由儂一人掌管學校開課尙沒日期教部發薪早成幻想一寒兀自不肯心死今天又到索薪圍裏去商議辦法儂想政府裏的金錢早被萬惡軍閥搜括淨盡一切教育費都充做了軍費只要軍閥家腦滿腸肥那管教育家血枯淚竭一寒前去索薪多分又要索出一場氣來休說政府沒錢便

是有錢也會到我們教育家的手裏來麼話雖如此不去索薪也不是個了局房金積欠三個月了米帳又逼近節邊勢難拖欠儂家所有的釵環簪珥除卻結婚戒指以外都付了長生質庫咳苦者自苦樂者自樂記得儂在娘家時有個粗蠢了環名喚秋菊面貌雖甚醜陋性質卻是經狂三年以前他和販私鹽的王大侉子鬼鬼祟祟有了甚麼曖昧行爲被我媽知曉了暗想這般了環再也不能留在家當下把他遣發出門不追取他的身價銀反而給他幾套衣服幾十塊錢叫他此後無庸再上門來秋菊略無戀主之心竟歡歡喜喜的出門而去後來他就嫁了王大侉子一向沒通消息昨天他忽寫信前來說他

的丈夫做了甚麼旅長了富貴榮華一輩子都享用不盡這番他跟了丈夫到京師來公幹不知怎樣被他探得儂家的住址說今天要來訪問舊主咳秋菊你有福分你自去度那快活日子你要前來探望儂家做甚……道言未了大門敲得怪響敢莫這丫環來也（表唱）聽得大門敲動暗心驚又聽得喝喝吆吆一片聲（雜白）這裏是范大人的府上咱們旅長大人的太太來了快快開門（表唱）催促開門偏緊急宛比是綠林豪客到來臨嚇得那小孩兒哭倒搖籃內素娘是急急忙忙去啓門呀的一聲門戶關黃衣軍士問分明（雜白）呔你們太太在家麼咱們太太的汽車到了多時叫他快

快出接（表唱）素娘當下回言答說道儂是斯間女主人軍士聞言才沒話威風凜凜站街心交通遮斷張聲勢嚇得那道旁行人繞道行（表白）說時遲那時快一輛武裝汽車裏面走下兩個嬌小玲瓏的青衣婢子站立兩旁專候旅長太太下車慕見那兩名黃衣軍士托起槍桿行一個舉槍禮在這當兒車裏的旅長太太早手扶在丫環肩上款款下車（唱）但見他容顏生得好蹊蹺便是十八個畫師也不易描橫肉臉豎眉梢嫫母無鹽可訂交額角凸鼻梁凹牙齒黃而且帶焦嘴脣闊顴骨高不是山妖定木妖皮膚黑耳朵招走到人前扭着腰真個醜人多作怪

婢作夫人

四

三分扭捏七分騷。居然婢學夫人相。意氣之間。  
總帶驕（丑引）醜醜夫人相。嬌嬌是賤人。一朝  
交好運。黃犬變麒麟（白）自家秋菊這幾年來一  
交跌在青雲裏果然做了旅長太太今天特來訪問。  
舊主賣弄賣弄自己的榮華富貴呀這立在門前的  
不是我家的素清小姐麼怎麼花容月貌憔悴得這  
般模樣身上只穿着布衣布裙便是我的丫環也比  
他體面十倍多分他的家况是很不好的丫我不值  
得喚他小姐喚他姑奶奶只喚他一聲姊姊便了呀、  
姊姊（旦白）呀秋……秋姊裏面請坐（丑白）軍士  
們（雜白）有（丑白）你們在門外擎着槍兒休得離  
開半步（雜白）喳（丑白）呀了環我進門（婢白）

太太看子細（表唱）醜夫人做勢與裝腔。翠繞珠  
圍進內堂毫不謙辭居上座兩名婢女立身旁。  
素娘無奈相陪着謙言簡慢缺茶湯搖籃稚  
子哀哀哭滿口咿呀喚着娘。素娘是抱起孩兒。  
身伴客寒喧幾句問行藏。醜夫人是欲言不語。  
微微笑手托龐兒把首昂。那時節金珠手鐲完  
全露鑽戒雙雙吐異光賣弄家私多作態。小  
人得志便顛狂。

（丑白）姊姊若問我近來的情形真是稱心遂意說  
不盡的歡喜我們當家的起初在營裏當差不過做  
一個小小排長只爲我的腳運很好所以他的官運  
便靠着我的腳運一步一步的高升上去這麼一來便

做了團長了。那麼一來便做了營長了。不多幾年直

升到赫赫炎炎的旅長大人將來升師長升督軍升

巡閱使升大總統不是兩個指頭兒去扼一個田螺

麼。（表白）秋菊說到這裏便起着兩個指頭兒把左

臂上的珠邊金手表摸這一摸算做表演手扼田螺

的姿勢（唱）素娘此際悶心窩 真叫做語不投機

半句多 只好諾諾連聲無別話 由他信口去開

河 那秋菊 話囉囉 大模大樣笑呵呵 也把

那素娘家計叨叨問 骨溜溜兩眼偏將四壁覗

說道 姊姊啊 因甚的四壁簫條無擺設 因甚的

堂中不把紙窗糊 因甚的衣衫樸素容消瘦 因

甚的不用男僮與女奴 素娘是略把近情道一二

俸金不發可如何 人生至此將誰怨 只好茹苦含辛受劫磨

（丑白）喫這也奇怪你們當家的太沒用了政府欠

錢不會向他去討麼現在的政府是欺善怕硬的不

放出强硬手段他怎肯拿出半個錢來不瞞姊姊說

我們當家的有一天向財政部去索餉裏面跑出一

個甚麼庫藏司見着當家的一味愁窮道苦推說沒

錢發放當家的立時怒氣直冲左右開弓似的把他

打了兩下嘴巴子打得庫藏司七葷八素只道有話

好說休得用武當家的又從懷裏掏出一桿手槍照

準了庫藏司的胸口喝道有錢快快拿來沒錢送你

歸天嚇得他連稱有有經這一番威逼才拿到十萬

塊錢當家的把兩萬充給兵餉八萬自己享用要是你們范先生照這麼辦那怕他拖欠分文（旦白）暖秋姊說那裏話來想我丈夫是（唱）溫文爾雅一書生肯向人前胡亂行那有手槍堪用武只有那一枝毛筆緊隨身一枝毛筆成何用怎能夠對準胸前威嚇人想那庫藏司啊生性怕槍非怕筆柔毫怎比白郎甯因此上金錢盡入軍人手捨到吾們沒半文教育於今將破產只好終朝忍氣與吞聲

（丑白）做教員的這般不中用吞聲忍氣也只好怨着自己因甚的去讀那撈什子書本想我當家的王大人都知道他目不識丁的越是不識字越是

交着好運財神菩薩只跟着不識字的走姊姊我把我家的情形講給你聽真是說不盡的榮華咧（唱）提起那赫赫炎炎的王大人他是五湖四海有聲名擁資財三百萬洋房造得密層層花園幾處新添築屋裏金錢數不清我與當家人兩個逍遙快樂度光陰呼奴喝婢由來慣代代榮華到子孫出入嗚嗚摩訖卡黃衣軍士緊相跟人生何必把詩書讀讀了詩書一世貧不識一丁真福氣定有那財神菩薩降來臨詩書底下多窮鬼姊姊啊你莫怨他人怨自身（表白）素娘聽到這裏又好氣又好笑只得由他去擺那架子不去睬他卻和懷抱裏的小孩擠眉弄眼

引逗他。頑笑那小孩扯開了嘴。望着娘只是嘻嘻的笑。秋菊見這冷淡情形。暗暗着惱。自思我好意前來。望他。他卻疏落落不肯和我多講話。茶沒半盞。煙沒半支。我向來到了人家。誰不掇臀捧屁。向我百般討好。幾會見這般的冷待來。我犯不上在這裏多坐。免得沾染了窮氣。當下便喚一聲丫環們。(婢白)有(丑白)我快要走了。吩咐汽車夫好好伺候。(婢白)曉得。(旦白)秋姊匆匆要行。寒舍狹窄也不敢強留。貴人本欲緩日親到貴公館答拜。深恐窮鬼上門討人憎厭。只好預先告罪。恕不答拜了。(表唱)醜夫人聽說。暗生嗔。卻不料偏是窮人傲貴人。深悔此來真沒趣。主人面孔冷如冰。只得匆匆座上抽

## 婢作夫人

身起。(丑白)環攬我出門。(婢白)太太看仔細。(表唱)但見他做勢裝腔。步出庭粗笨腰肢。扭捏宛如一隻母牛精。(丑白)來。(雜白)喳喳。(丑白)就此回公館者。(雜白)喳喳。(表唱)一呼百諾。裝威武扶着丫環。上汽輪。(丑白)姊姊再會。(旦白)秋姊原諒。恕不答拜。(表唱)但見那軍士擎槍分左右上車保護醜夫人。又見那風馳電掣車輪動轉瞬之間遠遠行。惹得鄉鄰多側目。叨叨絮絮問其情。(表白)原來范姓家裏從沒有這般的人。憎厭只好預先告罪。恕不答拜了。(表唱)醜夫人。的閑人到門拜會。醜夫人去後。左近鄰舍婦女紛紛的圍着素娘。問長問短。這是甚麼閑人的家眷坐着。武裝汽車。好不威風凜凜。他的面貌。宛比。

婢作夫人

八

是。猪。八。戒。的。胞。妹。牛。魔。王。的。千。金。卻。不。道。醜。醜。容。顏。

偏。有。這。般。的。好。福。分。他。端。的。是。誰。……他。方。纔。汽。車。

進。巷。時。我。險。些。兒。被。他。撞。倒。現。在。軍。閥。當。權。便是。被。

他。撞。死。了。也。無。處。訴。苦。他。端。的。是。甚。麼。督。軍。的。家。眷。

……衆。人。你。一。言。我。一。句。的。當。兒。素。娘。手。抱。着。孩。兒。

正。待。把。秋。菊。的。歷。史。從。頭。經。訴。却。不。料。鄉。鄰。家。的。一。

個。老。媽。子。氣。敗。壞。的。從。巷。裏。跑。來。見。着。素。娘。氣。噓。

噓。的。喊。道。范。太。太。不。好。了。你。們。范。老。爺。在。巷。口。轉。灣。

死。是。活。那。汽。車。停。都。不。停。遠。遠。的。去。了。

素。娘。喊。聲。阿。呀。向。後。便。倒。手。裏。的。孩。兒。也。同。時。倒。在。地。上。哇。哇。的。

哭。個。不。止。正。是。(唱)漏。屋。更。遭。連。夜。雨。破。船。又。遇。

打。當。風。

聊。將。幾。點。辛。酸。淚。

寫。入。三。絃。唱。片。中。

此篇之末。稍有空白。手民即以此圖補之。余視圖中所繪似係孔聖之像。惟交手縮頸作寒乞狀。不識何故。後忽恍然大悟。蓋近日財政困乏。教育員

司欠薪。不發秋風送涼。窮餓交迫。孔子



司欠薪  
不發秋風送涼  
窮餓交迫  
孔子

絕窮愁

潦倒。不覺作此形狀也。且此圖與婢作夫人篇意亦微合。手民以之補白。或有深意存焉。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

濟羣戲識

懸賞小說 哭與笑

嚴獨鶴

袁永佳是一個富家子弟。但他這個富家子弟却與尋常紈袴之子不同。學識又豐富。性情又溫良。平時也不喜歡三朋四友。酒食徵逐。祇和幾個知己研究些學術。他本是美國留學生。學的是農科。所以對於農業方面格外注意。他素性好游。每年至少有三四個月在各處旅行。一來是賞玩風景。二來是考察農事。凡是認得他的。人沒有一個不說。他是有志青年。

他家既富名譽又好。一時想和他論婚的自然不少。他的父母倒也狠開通的。知道兒子是一個維新人物。不能再用舊式婚姻來拘束他。須後再談到婚姻問題。

他雖然這樣說。隔不到幾年。他居然結婚了。他讓他自己自由擇偶。但是永佳的脾氣又狠古怪。平時對於情愛兩字似乎狠不留意。便是在交際場中。偶然有些半標絕世的女郎。仰慕着他的丰采。來和他周旋。他却落落寡合。好像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因此大家都狠奇怪。以爲他一定是別有主意中人了。但是據他自己說。却又是生平別無所眷。不過照他生平的志趣。竟想抱獨身主義。即使不爲父母所許。一定要他娶妻。也須等自己在社會上做了一番事業之後。

懸賞小說

二

所娶的是一個鄉村裏面的農家女兒。相貌並不美麗也並沒有學問。祇略識幾個字就是了。

娘笑啼並作鬧得滿堂賓客一個個莫明其妙。（請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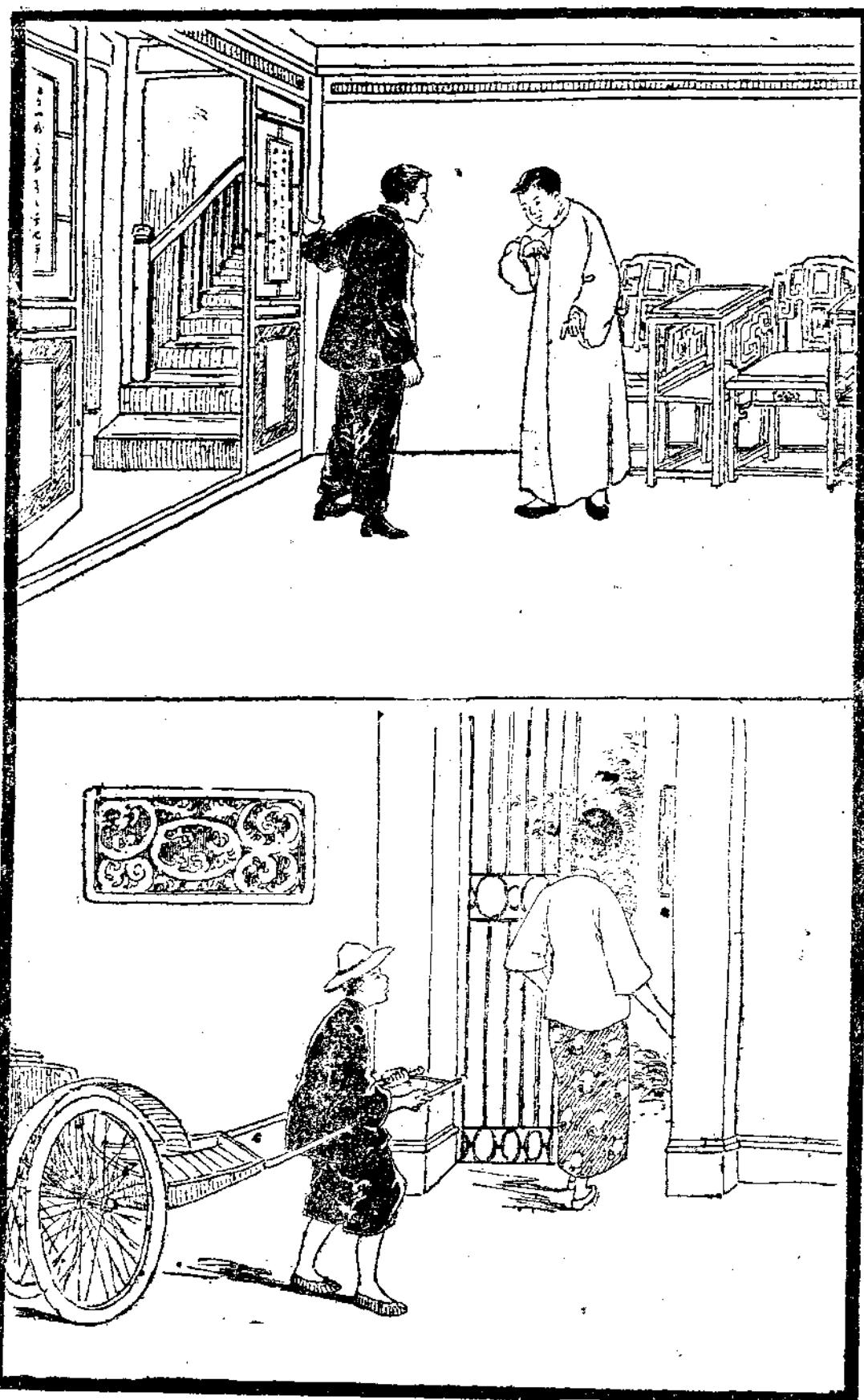
大家知道他訂了這頭婚事都嘖嘖稱奇便是他的父母也會問他何以婚媾之求偏在這小家碧玉這裏面是否是戀愛關係還是另有別的緣故他祇笑而不答問得多了便說日後自會知道他父母也無話可說祇得依着他辦到了結婚這一天賓客盈門排場十分熱鬧但是婚禮當中却發生一樁怪事在那彼此交換飾物的當兒那位新娘忽然大笑起來直笑得花枝招展幾乎立腳不住那些賓客看着這副神情已經覺得十分奇怪不料新娘的笑聲未絕新郎忽又掩面悲號哭個不休一時新郎新

會都可以做祇要用白話體與原文接得不露痕迹字數至多以千字爲限來稿須於信函標明懸賞小說字樣並黏附本期雜誌後方之投稿印花於陰歷十月十五日前投寄本社一經刊載當以現金奉酬第一名十元其餘每篇自三元至壹元臨時酌定。

第十五回

爲憐貧仗義轉招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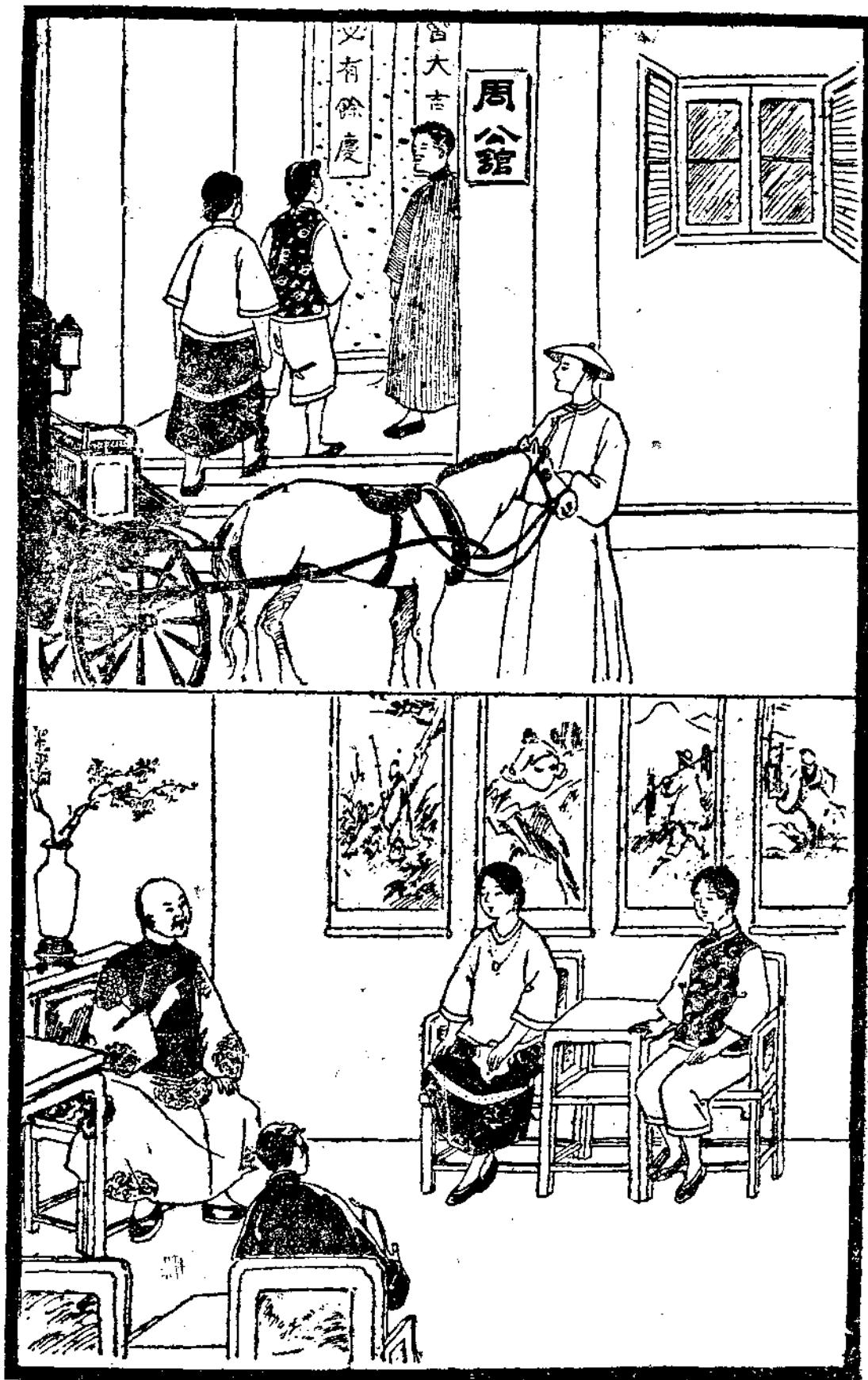
想撇清求榮反受辱



第十五回

爲憐貧仗義轉招尤

想撇清求榮反受辱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十五回 爲憐貧仗義轉招尤 想撇清求榮翻受辱

話說繼宗下樓。友富已引領而待。見下來的是他女婿。不由想起上一回繼宗給他五十元的時候。曾教他設法做做生意。並說仰面求人不是久長之計。曾幾何時。又來開口。一念及此。未免內愧。於心幸虧。繼宗人頗厚道。見丈人羞容可掬。更不敢微露輕視之態。令他難堪。依前執禮甚恭。問候岳父安好。岳母在家起居康健。立羣弟近來讀書如何。友富見他如此。也頓覺寬懷。不少客套幾句之後。繼宗恐他問及少奶奶。先說令愛身子微有不爽。今兒又不能下來叩見。你老人家了。友富信以為真。頗覺掛懷。說近日天時不正。穿衣着裳。偶不小心。就容易受寒致。

病。你丈母也因貪涼的緣故。腹瀉還未全愈。以後須得教少奶奶保重些兒纔好。繼宗連聲稱是。心中暗想。世間爲父母的都愛兒女。其奈兒女不愛父母何。友富又說。上一次承姑爺盛意借給我五十塊錢。雪中送炭。愚夫婦感激非常。本來應該拿他做做小本買賣。博些微利也未嘗不可。補助一二。只是我於營業之道。毫無經驗。說也慚愧。偶然做一兩票試試。非但未得羨餘。反而賠累不少。現今天時也漸漸的寒冷了。棉衣未贖。簾瓢又空。言之實在可醜。殺人現在途窮日暮。又不能不求姑爺女兒。略爲幫助。我也明知仰面求人。決非善策。無奈做丈人的時運不濟。守株待兔。家累之重。也不必瞞你。姑爺並非我有什麼荒唐濫用之處。實乃造化弄人。命途多舛。所以我此來不但求姑爺資助。還望替我留意着。若得上林。多少樹借與老漢一枝。棲免愚夫婦淪於枯魚之肆。則姑爺再造之德。愚夫婦沒齒不忘呢。說到這裏。淚隨聲下。繼宗也大爲感動。說岳父寬懷。從前我因岳父做。

過大事業。恐小局面不甘屈就。所以未敢輕於搭口。既然你現在不拘什麼職務。都願俯就。那也並非難事。容小婿代你留意着。就是了。今兒恰巧我身邊錢不趁手。祇有三十元在此。請岳父暫時帶回去應用。至於生意之事。得有機會。我馬上寫信來通知。你老人家就是了。友富接錢千恩萬謝而去。繼宗回房。少奶奶問他怎樣說話。繼宗不敢實講。假說沒有什麼事。他便道來探望你我的現在回家去了。少奶奶明知他丈夫一定有錢借給他老子。究竟自己同父母並不是有什麼深仇宿怨。實爲現在他堂堂少奶奶的身份。弄個老子一寒如洗衣不稱體。到這裏來被娘姨下人見了。豈不壞了他少奶奶的台。因此心中懷恨。既然丈夫做好人借錢給老的。他既瞞着我。我又何苦截穿他。落得假作癡聾的過去了。但是繼宗敦厚之人。作事也比衆熱心。那天既答應替丈人謀生意。自己便日夜將此事放在心上。恰值他們銀行中所屬的一處堆棧。有個副管棧職司缺出。繼宗得知。

慌忙將丈人舉薦上去。竟得行長答應令他引友富前來見見。再行定局。繼宗自然急忙寫信去通知友富。然而這些事少奶奶可毫無所聞。繼宗也不會告訴他。那日清晨繼宗纔起身。少奶奶還沒下床。忽報城內老太爺又來求見。少奶奶一聽這個氣可就大了。從床上一躍而起。穿穿衣裳。預備下樓。繼宗問他做什麼。少奶奶氣得嘴脣都泛了白。顫聲說我下去和他拚了這條命罷。料想前世裏不知同他們什麼一劫。今生投胎在他家門口裏。到如今嫁出之後。他們還死不赦。我左一躉右一躉。零零碎碎來坍我的台。我曉得這條命留着。他們也決不肯放。我安安逸逸的過日子。倒不如讓我死了。他們也可以稱心如意咧。一邊說一邊還嗚嗚咽咽的哭了。繼宗笑道你怎不問問清頭腦。却一味的瞎鬧。可曉得你老子這一番是我自己寫了信去請他來的呢。少奶奶聽了大大的詫異。說你難道還怕他借錢來得不勤。有意要請他多走幾躉。還是深怕我氣得不夠。特地教他。

來氣殺我的嗎。繼宗聽了哈哈大笑說你真是婦人見解我沒事何致於寫信請他自然有著事呢隨把自己替他在行長跟前謀得個副管棧之職約他來此同去謁見行長等情對他女的說知以爲少奶奶聽了一定破涕爲笑豈知竟大反所料少奶奶不聽猶可一聽之後更氣得兩淚交流說你真正看我活得不耐煩所以要令我早些死了難道這幾年家裏坍台還坍台得不夠現在索性要坍到銀行裏去了你算熱心替他薦這個生意日後行長一班同事都可認得你這個好丈人教人說一句某某神氣活現做了洋文總賬乃是個出店頭子管棧朋友的女婿豈不倒胃口也是一世的話柄你雖不怕難爲情教我有何面目出去見人就使坐了汽車難保不被人背後說一句他老子如此這般何足海外從今以後全本西廂記都被人看穿了我一世要場面你却處處背道而馳可不是有意同我反對嗎說罷大哭不止急得繼宗走頭無路深恐丈人在下面聽出聲音

豈不難以爲情。忙對少奶奶搖手道：請你低聲些罷。事已至此，好人也祇能做到底的了。何苦這樣瞎鬧？教你老的聽了，也令他受不住呢！少奶奶說：我就要他受不住，能夠斷絕往來的最好。繼宗勸他不住，只得穿起衣裳，往下面一走，看見友富說聲：岳父好早可是得着我的信了？友富道：正爲此事，所以我天明就起身，走到這裏，恐遲來了。姑爺要出去的緣故，繼宗聽樓上哭聲利害，忙說：岳父我們走罷。友富也不是聾子，他還以爲小夫妻因別的上頭吵鬧，却疑不到自己身上。聽女婿教他走，也就隨同出來。此時大約友富魔星已退，好運將來。繼宗陪他去見行長，頗爲合意。飯碗也就有了着落。保人仍舊是繼宗代他設的法。友富生女雖然不幸，却得着一個好女婿，也未嘗不是他祖上的陰德。然而世間男子如繼宗者，能有幾個？別個男人，即使有繼宗般心地，被他女的這般大吵大鬧，祇恐也要將良心嚇退，變得滿肚子壞心腸了。你道繼宗女的怎樣鬧法，却也不能不交代。

交代。原來這天早上他以爲自己生氣丈夫一定要向他陪禮息了氣纔敢出門。不意繼宗竟穿穿衣裳跑了這個面子少奶奶如何捱得下但當時也無可如何到了晚間繼宗回家他又重整旗鼓哭鬧不休繼宗勸他他也不依說你事前爲何不同我商量事後更不該吊我在馬棚裏一跑就出去了現在爲什麼還要回來繼宗沒法可施叫他睡也不聽只得自己一個人先到牀上去睡了少奶奶的脾氣如此之壞半由天賦一半却是舊俗迷信壞的事他常以爲自己命好所以到男家來後丈夫步步高升都是他命中帶得來的繼宗也深信他這句話遇事不敢十二分違拗他縱容久了少奶奶彷彿是金口玉言說什麼無人可講半個不字那禁得今兒兩次失場面繼宗上牀不一會已呼呼睡着了他倒沒面目再睡上去可憐他這夜竟眼睜睜的坐到天明那一肚子的火却愈積愈旺繼宗醒來見他未睡說你何苦如此我們倆一世在一起你要同我淘氣那能淘得這許

多。呢。這句。話。他。本。是。勸。少。奶。奶。將。就。些。罷。之。意。不。料。少。奶。奶。却。出。別。的。花。頭。來。了。  
說。你。原。來。不。願。意。同。我。在。一。起。了。嗎。你。要。出。我。的。族。拿。甚。憑。據。我。犯。了。什。麼。條。款。  
慢。慢。的。同。你。講。個。明。白。當。其。時。他。就。擣。擣。腳。穿。上。裙。想。想。沒。處。可。去。只。得。對。娘。  
姨。說。一。句。我。往。張。公。館。便。一。部。黃。包。車。往。張。大。小。姐。這。邊。來。了。那。時。大。小。姐。還。未。  
起。身。問。知。來。意。也。祇。可。留。他。住。下。不。過。今。兒。大。小。姐。還。預。備。往。周。老。太。爺。跟。前。撤。  
清。被。李。少。奶。奶。到。來。這。麼。一。纏。就。此。抽。身。不。開。自。己。又。不。能。趕。他。走。當。夜。李。家。  
兩。次。着。娘。娘。來。請。他。回。家。大。小。姐。巴。不。得。他。就。走。無。奈。李。少。奶。奶。還。搭。足。死。架。子。  
執。意。不。往。大。小。姐。真。是。敢。怒。而。不。敢。言。挨。過。一。宿。次。日。娘。娘。又。來。少。奶。奶。仍。不。肯。  
走。大。小。姐。暗。想。不。好。了。他。預。備。一。輩。子。住。在。這。裏。咧。到。夜。幸。虧。繼。宗。自。己。來。了。夫。  
妻。見。面。沒。幾。句。說。話。少。奶。奶。就。此。服。服。帖。帖。的。跟。着。他。回。去。大。小。姐。暗。笑。他。早。知。  
今。日。何。必。當。初。却。無。端。耽。擋。了。我。兩。天。工。夫。的。正。事。真。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呢。又隔一天。大小姐秣馬厲兵。準備往周老太爺跟前出首。但他在兩天之前。本來是一團火性的。到此時。反有些畏首畏尾起來。被才寶一陣子攬掇。說小姐這件事。你要。是讓了他們。不但。背後。被TT笑殺。而且。周少爺也看得。你半文錢。糖都不值。說你嘴硬。骨頭酥。到底是一個銀樣蠟鎗頭呢。大小姐聽了。忍不住。又冒起火來。當時也不多說。什麼話。自己打扮得齊齊整整。教才寶也收拾收拾。好陪我同去。才寶本是個好事丫頭。聽小姐喚著他。自然異常高興。也將辮子梳得光滑滑的。換了身新襖褲。今兒他們要綁大戶人家的場面。所以也不得不坐馬車了。主婢兩個。到周公館門首下車。才寶當先。探頭朝裏面望了一望。管門的全貴。還當是妓女出來。探客人走錯了門口。當差的有幾個好人。他就涎着臉打算過來。開他的心。幸虧小汽車夫阿六。也在門房中。認得才寶是張公館大小姐身邊的丫頭。慌忙搶上前來。看見大小姐也在門口。他到吃了一驚。心知一定爲

着找少爺而來。慌忙尊一聲大小姐。我們少爺不在家呢。全貴見阿六和他們答了話。又聽是我少爺來的。也嚇得不敢尋開心了。張大小姐從前常與少雄同坐汽車。因此也認得阿六。聽他這般說。便問你可曉得少爺那裏去的。阿六回言不知道。又說也許在學堂中讀書呢。大小姐聽他出言支吾。益發心中明白。對才寶看看。才寶便問阿六。你們老太爺在家不在。阿六說。正在家裏。才寶道。我們要見你家老太爺。煩你帶我們進去。然而阿六可沒有引見客人的權柄。所以轉眼望着全貴。全貴正因自己預備搭訕頭的。被阿六搶上前講了話。祇覺牙痒得無可如何。現在聽才寶說要引導見老太爺。可輪到他自己身份上的事了。心中不由大樂。忙接口道。你們要見老太爺嗎。我引你們進去就是了。請問你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原來他還當這兩個是妓女呢。才寶見他嘻皮涎臉。還嘻開着嘴。露出一口黃牙。眼中看不過。那裏肯從實告訴他。答道。我們同你家是親戚。今兒不過。

第一次上門見了面。自然認得不必費心。你多問全貴聽說暗暗吐舌。却也不敢再開口討沒趣了。帶着他主婢兩個。直到裏面書房中。樹雄正同王師爺談論國事呢。今兒王師爺看報。見各省督軍不聽中央命令。又想借此討好。討好主人。說若使東翁現在還執着政柄。以老大人的聲望。大約外藩還不敢有所違抗。罷樹雄歎息搖頭道。王師爺你這句話錯了。共和兩字。以字面論。也是和衷共濟。必須彼此和和氣氣方能共得下去。如其面和心不和的話。那就萬萬共不下了。現在政治的弊病就犯在不共和上。當初有人說我保皇黨。到此時候我又不避嫌疑。要講一句公道話了。若使現在還在大清皇帝時候。督撫在外無論聲勢。若何之大。那一個敢違抗聖旨。一聲革職。馬上交印。一聲拿辦。馬上晉京。倘有半點違背。就是叛逆。要殺要剐。誰敢不引領就死。有像現在督軍般軟硬不領教的嗎。做官的。雖欲貪財枉法也祇可暗中上下其手。有同眼前賄賂公行不顧物議的麼。若

在當初一經參奏馬上丟官抄家還要擬罪到如今賣國的尙可安享富貴焉論其餘國民方面帝制時代都說束縛目下不知解放了多少我還未曾請教說大清朝喪師失地有辱國體現在委曲求全土地依舊日見剝削大權依舊日見旁落難道帝制時代有體面共和時代就沒有體面了嗎他一面說王師爺也一面點頭播腦的答應稱是樹雄正欲將一肚皮帝制牢騷傾吐出來忽見管門的進來就把他欲言未說的話頭止住喝問全貴何事全貴垂著手啓稟道今有兩位小姐要求見老爺樹雄聽說十分詫異見門口果站着兩個姑娘們一個約二十二歲繫着裙子一個祇十七八歲未曾繫裙都打扮得妖嬈出衆樹雄看看並不相識心中更覺奇怪還沒開口那兩個女子已嬌嬌婷婷的走了進來樹雄也不由站起身請他們旁邊坐了問其來意大小姐雖然老辣不怕陌生究竟他是個女孩子家對於一班嬉皮涎臉的少年彼此都存着個取笑心腸自然不愁沒話

講今番遇着周老太爺這副正言厲色的神氣。滿面威嚴。兩眼也和電光般對著他上下身不住打量。大小姐一肚子虛心都彷彿被他看穿了似的。粉面紅漲。芳心震宕。那裏還敢多說什麼話。囁嚅答道。我們乃是找你家少爺來的樹雄聽說。面色陡變。道怎麼講你來找我家少爺嗎。他出去的了。你有什麼事對我講就是了。言時聲色俱厲。大小姐更驚得開口不出。看看才寶早已軟化在旁邊主婢兩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樹雄却圓睜兩眼。等他們的回話。惟有旁邊王師爺最爲定心。他手捧水烟袋。看主人這般神氣。曉得要將那兩個女子嚇住了一輩子。回話不出的便從旁湊一句口說。你們二位究竟有什麼貴幹。現在少爺上學未回。有事不妨同老太爺面談。大小姐聽了一看王師爺的臉。還和顏怡色。不比樹雄咄咄逼人。他方略消恐懼之心。定一定神。道我們並非專誠来找少爺。本來是要見老太爺講一句話的。王師爺道。那更好了。老太爺現在這裏有話請講。就是大

小姐可不敢再看樹雄的面孔。仍舊對着王師爺說：「你家少爺名說上學，其實並沒到學堂中。王師爺暗說：『該死！這句話何勞你來告訴公館中？』除却老爺之外，連太太也未嘗不知道。彼此都不過遮遮老爺的耳目而已。你今日當着老爺面，這一說豈不惹了禍？其實樹雄早已微有所聞。因太太護短，自己管不住兒子，祇得假作癡聾，想自己好在家私。大兒子少識幾個字，橫豎不要他動筆，只消多用幾個師爺就連奏摺都可以上了。何在乎讀書不讀書？因此雖聽了大小姐的話，他也不會冒火。大小姐接着說：「現在你們少爺在外結識了一個有名的蕩婦，名喚TT。近來無日無夜的住在他那裏，不過這TT外間相識的男人不可勝數，還有些都是流氓。你家少爺乃是一位公子，這樣的住在TT那裏，難保那班流氓不暗中吃醋，設或鬧出事來，你家少爺豈是這班流氓的敵手？如或吃虧，受傷如何？了得！本來也不關我們什麼事，皆因從前你家少爺也常到我們家中。」

玩。要。自。和。T。T。結。識。以。來。我。們。那。裏。久。已。絕。跡。只。恐。他。日。出。子。什。麼。亂。了。你。們。休。  
得。誤。會。是。我。們。那。裏。起。的。禍。故。此。不。得。不。預。先。申。明。一。句。以。後。你。家。少。爺。無。論。在。  
外。間。遇。着。什。麼。事。與。我。等。可。是。毫。無。關。係。的。說。到。這。裏。王。師。爺。還。仰。面。聽。着。他。講。  
樹。雄。覺。得。越。聽。越。沒。頭。腦。了。忙。說。且。住。你。們。是。那。一。家。你。叫。甚。名。字。掛。牌。在。什。麼。  
地。方。我。還。不。曾。知。道。呢。原。來。樹。雄。也。同。他。家。管。門。的。一。般。眼。光。把。大。小。姐。當。作。妓。  
女。了。大。小。姐。一。聽。這。句。話。粉。面。上。霎。時。血。也。似。的。紅。將。起。來。心。中。一。陣。難。受。覺。自。  
己。堂。堂。公。館。千。金。今。日。無。端。到。此。被。周。老。太。爺。當。他。賣。淫。婦。一。般。看。待。真。可。謂。自。  
出。娘。胎。以。來。未。有。的。大。辱。氣。得。他。怨。憤。填。胸。玉。容。失。色。恨。不。能。放。聲。大。哭。一。場。那。  
裏。還。講。得。出。什。麼。說。話。只。有。個。不。解。事。的。才。寶。他。聽。小。姐。開。口。自。己。也。定。了。心。現。  
在。周。老。太。爺。問。的。意。思。他。還。未。曾。摸。清。見。小。姐。不。答。自。己。就。搶。口。道。我。們。乃。是。張。  
公。館。這。是。位。大。小。姐。我。家。老。爺。叫。張。上。達。現。在。北。京。呢。樹。雄。一。聽。這。句。話。忍。不。住。

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們是張公館的小姐我與你家素無往來何以我家少爺忽然到了你們公館中你是女他是男你留他在家玩耍究竟存着什麼意思用的是何名義而且我並未將少爺交代與你何以你現在到這裏來告訴我這些話難道說少爺如果在外惹了什麼事我一定要来找你理論麼你若是堂子中的姑娘倒也不必說了偏偏你是位千金小姐常言千金之子不踰闈照你這般年紀更當深藏閨中不見外人方是正理却來插身干預別家男子的事哈哈這是那裏說起呀一番話說得張大小姐置身無地才寶汗流遍體不知他們還能夠強辭奪理否且待下回分解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

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鑑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酌資由本祖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  
量力會計部三以

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卦配右詩於和云詩即指華後配照本期新誌  
一冊成教冊

一冊可要那

一列稱無語聲否惟不發送遠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關用內奉壁

吳若水  
於一月廿五日

世界圖書編輯部叢書

抄襲家業物惠顧

卷之三

##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輯主任 嚴 獨 鶴 羣  
理事編輯 施 濟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界北 虹江路局  
電話 中四七書紅屋局  
世 上海界馬路書局  
上 海界四馬路書局  
世 上海界北虹江路局

全年	半年	每册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一角	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本國一分

# 現收買舊書

本局現擬收買大批舊書。海內藏書家如願割愛者無論宋槧元明刊不拘何種一律歡迎惟斷編殘簡概不收受茲訂辦法如下

(一)如蒙割愛先將書名版式冊數及何代刊本需價若干詳細示明或將第一冊寄來作樣。

(二)樣書請寄(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總經理收)  
無論單本成部均須掛號郵寄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者恕不負責。

(三)樣書寄到隨閱隨覆如合用者通函議價如不合用仍行掛號寄還。

(四)來函須將通信地址詳細署明。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藏書樓謹啓